

沈雲龍 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輯

沈雲龍主編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

湖南王氏收藏

文海出版社印行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札、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及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應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目錄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

湖南王氏收藏

曾文正公年譜

黎庶昌編  
輯其杰輯

崇德老人紀念冊 附：崇德老人（聶曾紀芬）自訂年譜

溫廷敬輯

茶陽三家文鈔（何如璋、林達泉、邱晉昕）

辛丑日記（手抄本）

徐 鏞著

河海崑崙錄

裴景福著

湖濱補讀廬叢刻

鍾廣生著

南社叢選

胡樸安編

歐戰後之中國  
歐戰後之新世界

徐世昌著  
黃鄂講

黃膺白先生家傳 附：追悼紀念冊・故舊感憶錄

黃沈亦雲著

唐繼堯 附：東大陸主人言志錄

東南編譯社編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目錄

林文忠則徐

李文恭星沅

張制軍亮基

羅忠節遵殿

曾忠襄國荃

胡文忠林翼

郭侍郎嵩藩

郭方伯崑藩

左文襄宗棠

吳廣文敏樹

朱侍御琦

楊兵部彝珍

李武愍孟羣

汪孝廉士鐸

邊方伯浴禮

李方伯元度

莫孝廉友芝

鄭大令珍

嚴撫軍樹森

龍方伯啓瑞

宗觀察稷辰

孫侍讀鼎臣

李中丞桓

李編修杭

韓比部弼元

周侍郎壽昌

張觀察曜孫

黃方伯彭年

彭剛直玉麟

吳觀察大廷

陳孝廉克家

方京卿宗誠

洪侍郎鈞

黎星使庶昌

唐撫軍炯

張侍郎蔭桓

春木  
冬来两先生师席列已四载思竹可言多年仲  
冬及歲暮在祥符河干先改奉五

春第三書

冬兄三札并冬贈詩成一詩及附錄五首以  
憂惜而鴻注之者時泛胸臆少推諫而  
出宣尋常慰籍經所能彷彿二二恭三復  
細繹宵汗心銘恨不缺作累日而譯以傾

衰肥又值河事孔棘<sub>三</sub>際  
斯夕在客館間  
未遑裁卷迨河上歲工則仍有何戈<sub>三</sub>役矣  
以至西歸疚作而伏先版於姑田是遲

無以奉報萬罪夏杪瘳瘡瘳止移初中長  
安西<sub>一</sub>時於蘭州候唐觀察詢知

兩先生仍館荊州吟暑如舊雖時不免忙人而  
轉益雲龍合并王得為可羨也近者時年五  
此主人惟憤填胸嘆一身休否又奚足道第

委我者既以累紙奉言及復懇諭上牘陳其  
厯略不敢貽

賢者以失德知辱自古年赴粵早知身蹈危  
校所以不敢稍避者當造

膝時

訓諭王初委任重時臣下所垂陞而承者豈復有  
所觀望及至卑城以「低論失宣布  
德威」不數日即得其微煙之稟中既繕漢文復

加夷字畫夷押蓋夷印慎重以被似可謂誠

心恭順矣

原書進  
呈現存櫃者

遙於庫門海口收煙

存5表

船連檣相對者再閱月其時大羊性一有不  
顧第以半段檣加我且失何以後來猖獗諸狀  
猶不施諸當日且燬煙工時遵

旨出示令諸夷觀看彼來觀者歸而勒成一卷書備  
紀其事是明知此物之當燬也朝矣收繳以後  
並未罪其一人惟諭以寬既往徵將來取其切

結以久遠通市之往來它國皆已遵具即  
喚國人毫取其具為結惟義律多積貪費  
煙者十餘人屢形反覆致令舟師接仗戎師暨  
挫其鋒彼即稟懇轉圖是奏明奉

上諭禁其貿易且疊荷密

旨臣一稅銀不足計較每當奏請彼國已具結者仍  
准通商奉

諭究係該國之人不虛允准欽此辦理禁煙至原

委也。吳表兵船之來，本在途中，在都時所而  
陳者，猶置勿論。則到粵後奏情

勑下沿海嚴防者而已。五次奉有敕到。

廷寄平桂督奏，若以中前將軍則並脫列六條入  
告失定海，<sup>主</sup>攻天津，<sup>主</sup>懇請<sup>海</sup>所先期奏

聞者庶子春夏間，遂夷添集兵船來粵，<sup>海</sup>已移督兩  
廣，祇有添船，勇日在關門，據據以資勦堵。  
而連艘之赴，<sup>主</sup>游有西粵折支者，<sup>主</sup>有東至廣者，是

秋知有變局。猶自陳赴浙。收復定海而未得  
行。於是羊城杜門。省營不敢過問。迨和諒  
不成沙角。卯門失守。不得已仍自雇水勇。  
千人擬別為一隊。未就奉有赴浙之

命。遂以難。粵彼四月。同李因臣所未竟。聞也。到浙並旬。  
奉文達成行至淮揚。掌

恩政發阿工。効力自八月。至今年三月。乃復西歸。此三  
年來歸。雖主方略。也自念禍福死生。早已度

外置之惟逆賊已若燎原身雖放逐安能復  
堵不聞不見閩州失後未得候耗不知近日又復  
何似食り食速徒覺憂心如焚耳竊謂勦夷  
而不擣船破水軍是自取敗也淮河口岸防邑  
不能防況又入長江口內河亭蓬萊以舟為窟宅  
亦不能敵水所以暇游每空頻陷郡邑城垣  
者以水中多勁弩之人數騎之具攻無可用者却  
顧耳側聞議軍弱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長攻不

5水戰而專於陸守此役在前一二年粒可念則  
岸兵三度更甚於水又多以擡步兵而攻之況  
岸上之城郭廬庵皆兵營星皆有定位者  
水中之船矣定住者也彼以是定攻有定便每一炮  
虛發我以有空攻無空舟一觸肉列砲子進水矣  
彼大敵遠及十里內外素我敵不能及彼破  
先已及我是毫不易也彼主放砲妙地主放  
排槍連發不對我放一砲故頃無能為時

再放一砲是技不如形其良且移焉少  
化陽乃耳不此之弱易速禦百多強敵立破  
往往放三一砲況連射於南者小挫水軍船  
鋒尾進岸兵鋒湊刻弱勢若蓋為地精并  
力丁非不克也屢致之又而皆觀而技仗以  
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  
前閱校將備津布左海嘗謂勑夷有以言要  
言黑毛技撃勝壯心奇是已第一要大礮鳥用

今此物里主不滿先生無歸來手稿前  
曾免一破者傳法傳法唯外傳未因精刻  
石惠子以宋故揚州有利奉惜惠子為烏走  
西方嘗久立看此前年種德之後為力陳取敵李家  
德多弱此其首宗至妙上株守為今計猶取  
塞進不及惟津名源之那氏高王取而為用大  
少軍之處於彼善取死士保其半預免捨命  
有死養生又以重後事著書題教尚有生死而生

女能劫命次則老而欵之撫慰與人富多以  
的用但患者於駕取耳連體深入陰地是謂  
我中厚者人也善治叶乃活可殄滅豈不若  
咽喉被梗當堪設計耶

禹先生非就軍旅者原之覩諭此事亦為局外  
人乃不務玄之字勿以不任人藉切

大作未及與和惟誦成五律詩為序而作謹次

鶴泉一章附詩

荊西李先生也向所深仰性慕亦李庵而

未識承

稿示名句寒以寫聲本氏已調上元不知履往

否樂去年在丹徒叔體略有到興化後再約

春寓之行少如其時祇可事空再說達本兄事因上  
年祥符工矣皆不步未有何至人故奉此固也

於於足易經由集幸復孫早

謹及矣

子奇仁先哲遺藏焉不惠不傳辱常科名矣  
是為

君重之為其傳者而已三四兩史年已渺矣而連歲  
奉彼學理不進三見於康熙二年在里中試  
牒被一衿現在高橋此而見出閑得高見所存

不能擅自隨言以奏以待

吾而大府均憚於代奏是以隨五閩中仍不能赴冥  
外耳謹叩

淮固無以附陳此付江左軍情果能大挫者則  
坐之裕偶被久踞則橫濱之案尤要當在  
荆襄源連桂為蜀以為之不識局中等及  
若捨內多千里鱗而難道但多殺思勿勞  
直差如三方氣毒謀意慘擣以甚威之些  
祀其代寄諭不勝次第惟

為道自重不宣至弟林客多尚

壬寅仲秋三院蘭州旅次

種稱以辟

吸聞荆川又被水篤城浸有湯口不知祀前年月並無甚

前年在西菴連用春秋

高技不獨秀

執事稱善且使續學士有所適  
從是為至道幸也故遠來及  
貴人故於和李梅生世兄詩中  
見詩中並有

閣下才貌並深德此遇合不識曾承  
青及石長亦居薄不易春全野大函東復

知希宜不以三日易丁養但第可因迎春  
則九日黃廳亦佳有持鷗揚杖之樂不必  
在家園也見翁吟擅空洞室海雲光空  
而不取向為健者今

德星坐縣益成美時之林瘦中可  
嘗不一二度春未半未有病風若考甫情文地  
殊可哀耳

子壽先生仁兄函文前母恭世兄附上

片紙旋見

惠字極冗書卷

摯愛之後勝威音不至中謝孟

陳疏止抄詩頤赤度毫

高雲辰性

皋以講學

重荊州文藻江山時映多古  
可勝仰羨布家居勸掃轄  
遂烏私憮罔

軒馭升西何忍因疾不往頃至  
自由懷口此上於於仰渴之好榮

思即予歸奉幸立之北兒竹刻車

改其頭六時事者為侯續士此

得已中舟次重陽李清

道少姑呈竹

鄧尚經願神馳

黑南李冕尚

謂翁初書



子壽大兄大人閱下昨年

覆示少翁

故人再四迴環益深歎系藉諂

付祺幸矣

道廬迎麻翹企

芝輝殊殷恭向弔從事戎行將及十載  
本屬屬材又委掣肘且以老病財加不  
堪憲核未敢熟然而自適也況又東

今赴滇曷取固辭惟籌兵籌餉幾於無法可  
施勸捐不過殺急而辦事首在得人承

薦鄭白二君已託人為往追訪矣小兄追師費

補之毛帖括固為應時而當此無事之秋尤淡  
以古人應變匡時增長才識或不至為無  
用之人是以弟公事之暇每與講論左傳史

書以開其塞焉

兄為楚北文宗必能加惠舊弟子也弟祖

代利闢防涼早塵

青鑒移璽

印日利就專人送至

交來人帶下太妙  
宜昌文博鑑堂家轉寄

鶴峯山威緣中秋及即行起程一切文件  
領先印卷粘用也特此布達即啓

大安統維

以鑒不宣

黑布張亮基 敬首

有十六日



鄂垣賜

教瞬隔三秋景仰  
儀型時殷洞湖通雅

子青丈先生大人履祚經嘉

閩祺迪吉宦符騰頓弟林守廉門毫素榮狀  
可告馨也昨近年楚北劫運太甚寇賊滋盪

者數次官民之受害全人愛指心酸弟力乏匡

時向故故清櫻之舉手至東柄仰掌而庶盾  
之心此間雅寇警頻聞孝諸父老子弟尚忍互  
相保衛時<sub>存</sub>戒心所以達寇事於犯境而亦有  
偷生一隅因人碌碌覲顏人世多<sub>失</sub>今秋令弟子  
章微君猥蒙不棄辱<sub>注</sub>顧署下褐韞相  
依如手足之分但掌墨芳心一切籌餉圖防  
諸務俱資教益彼此心事不言之委不外注二

夜分不倦亦移以抑抑胸臆之憤懣脫  
長賓班應真困苦之一舉事也因感暮思  
就念切急欲買每歸省候明正爆竹聲完即乞  
代為促駕不勝念盼之

陶下高升東山見我已年主志已空而且班衣學某宋  
也聽飲佩之久矣側聞胡在寧因作短歌贊居故  
者延清並修北面乃子之文似有舉國相從之意在

閣下抱道自重凜然於帷幕之間常以事望首送次出  
山巒授筆矢志淹精滿腔空懸在軍中初若自勵加  
以求賢者固此公真可與為善保武備克復之後舉  
九夷大政績也

先生嘗與朝夕相親裁成而輔相之於國計居士  
名大有裨益

先生雖不為功名計然終不為舉擇計乎況主官

守一言責過止仍綽然有餘請也何不  
相鳴一行不殊冒昧因是相商所為未竟三言七

子章轉呈

情聽易箋布達致賀

年譜收存

文被而自失

黑布羅連殿預首

子壽先生仁兄大人執事夏仲北上曾布一械計塵

史席近雖

營擇曼福

絳帳追聲謨首

卿雲良殷嘉頌弟冒暑遍征于月之三日要抵都門入

觀迷蒙

名見六次龜勉奏陳幸無負越

陞齡後復由東道而所自漸入閩孝曾世講此次同來  
招達一切諸荷臂助而南北兩處鄉廩均未及期贍  
鶴鳴翻殊絕未安現因六國距楚太遠且慮

閣下依間而望弗能同往第六次便強留第歸途資斧  
未獲充彈寔緣矛秆橐羞澁不得一展致贍之  
儼此衷甚歎然也

先生知我有素其博見原於格外乎異日若克量移近地

仍當以人素相邀也。惟在邵多年。諸賴  
助勦。一旦遠蒞。既越材銓。任重深恐貽  
知已羞局毛。

時患歲言匪而不遠。且慰離索。是禱歲之殊矣。惟  
味道之餘。珍頤寢。鍊臨頤易勝舉。

愚弟維謹。殷願啓。肖其表。日山五隱。抑

並六印

手書之。元祐丙子道念未及易山

完東坡傳印

子壽先生仁兄丈人史席月前擣奉

華夏就論

蘭楫赴荆

甲帳重開彼都人士共沐

甄陶異日英才輩至宏濟艱難是皆  
執事之賜也距蹠三百因值三河之變籌兵

籌餉日不暇給致稽裁僉歎然久之

際歲故曰春復荷

手舉敬惟

文旆言旋

萱障曼福

承詩禮以傳家箕裘綏美

昇華衣而獻頤同里咸稱勳

吉鵠莫釐馨軒  
幼謀領蕃宣亮

建由下游軍事漸可轉圜  
詠芝宮保

已墨經東楚駐印黃州直去櫛軍自

前月數擅汝因賊蠱扰未敢深入尚  
駐營宿松俟來春 滌肿過峻極可傷力  
大舉一爾然每廻首東南京我鮮氏轉  
旋溝壑益將連城遠漏淪喪不禁先  
士悲憤填膺雖烹狗於東方而參之  
肉其口食平幸頑服如恒懋慰

知己安兄少年英雋必為偉器可教  
可愛兒生祐愚弱性成不識書味傍

助他山或可稍冀可達耳馮張二員客  
其人尚知自愛既承

該屬當試用之子章五年及李光均歸  
里度歲累加數行以報  
恩采不盡啟言修此佈質

年權并請

老安不花愚弟羅遵殿拜啓

嘉平十  
六日

伯母夫人前乞名賀喜

克光廷叩

子壽先生仁兄大人閑下不覩

斗山時勞寢寐隔湘雲之漠之忘懷  
卧龍望漢水之盈々難逢尺鯉頃披  
朵翰亦切歎懷敬維

杖履多佳

著述愈富馳系莫名浣誦

大作輓章錦粲珠零無不入妙已玄含

姪敬懸靈樟以為

光寵弟僑原省垣養疴就醫兩更寒暑大家凡以無疾而薨實生焉表曰  
撫弟九時嘔戎馬险阻備嘗鐘阜  
今襟瞬及七載方期志事粗酌之  
渡角巾歸第白首怡然乃天不偶年  
倏成永訣兼以湘中江左天名一方屬

繼承余缺為躬侍每一食及不知漏  
四之橫集也靈輶以五月廿日拉長沙  
入城治喪兼旬而畢六月十四日權厝  
南門外之金盆嶺惟是所卜葬城佳  
者難得弟与地師玉衡湘尋充久無  
所獲倘託  
福訖俾得速購牛眠明春改葬停

當期為玉幸含如草草母平眷且  
住省城俟編集車疏刊刻成帙即  
仍粒僻鄉安居故土因

閔

下夙占先先為道義文字之文

閔愛倍逾尋常謹繙述近狀上慰  
左右兩泐年復即鳴謝悃敬叩

道安統希

朗鑒不宣

愚弟期曾國荃叩

廿八月申

子壽先生大人閣下得

教曰採讀因送考典廣閱看裁答稍稽教作

忠善賓如階度兵事如壯庶指數羌情子如馬

指數羌情子如馬

忠成聚米言形勢虜立目中也接濟石斷水陸  
皆通此賊永無破滅之日

即擬水師不於嘉

厚庶那之招降于大漢之手稱桂降于江心而陳天也

人也孤山千古豪矣所恨全蜀祀延生城心事他事

固多壯才至布也也庵為提學人強而也庵之  
義誠高念念天英中華書局标点的精正可以继其聲  
真生公耳江西僅一城城中存印三印之印四印耳十一人  
援之連日膳客不資其使王狀本奏請自東閣  
者出程印一百印左李高在在于前大陳子中舉  
或有停乃更追以向是弱國只等耳  
连首更禁羣主不力禁羣主不生情此大局之耳

杜工才曰吾得此如木至其江岸一见人耳  
易之以仰臥下而高山拱足高居至于牛庫毛  
一人賤絕而困中興之嘉定元年九月江之成利  
服皆赤色我大朝之服皆赤色三  
日未寢多如是先生雅通吾之  
事到万難已有努力幹之若事之成功則天也乞  
先生剗切傳示其仲大宏急歎力辭其事  
大為過庭却轉怪之不疑并乞

先生古被新經此西氣  
主持一多事官庶兆  
寧年年嘉大乾坤而以不才主禁委肩兵戎之大事  
而郊中之直揚夙氣以地僂號為九莊在左  
幕亦右上主之委手于禁伐之而痛擊矣救此大危塗

序材章

先生程鳴石持久如之不終老迷而歿

通安  
中林子美  
李子  
初言  
王孝周  
胡志庵  
治書堂主人  
行者  
白居易

大英  
連船  
仁兄大人閣下奉

書知前件到

三年待於于郢  
秋閒過

二月終之力乃故刪減此章初念刪減此狀

而妄失於代勿能言濟于

因多此所以痛抑陳書欲得古人君子為我助  
火松疏三道向以本色不利而甘心使知其本意  
至十十六千十倍為不倍雖實不畏強衡仲山

商星也傳鄭文房而長流禦天下州而一收  
僧星也三道五林人嘗不陸耳謠前事  
者號曰身辛先

予示初擬四節而沒櫓此誠極善書生以免  
亡恐喝石之計也至使代皆赴櫓而呈其策  
特以建城破堅之代安得自行赴櫓哉忙  
矣名得希至無也乞文

牛馬初移事事勿欺人

將病加重也以虎

其餘附者虛設公務求事亦非下札則似有苟

刻下五吏不妄耳自于西仲主考成事

于紳士之志多下札則跡似仰貴而州而更上

蓋身事好此所可彷彿也而爰士數力即如此利江陵之事征不如北或上私忙林雲即霑

辛勸之彼因無詞以詣查之桂陽于僕軍

丹中種植某戶、機傍乃有丹荔為核、布葉  
多一瓣似荔枝、到訪山前比荊州少約四人之行  
其不飲一物、山詳告之此詒

勸安

布林翠芳

十一月

原任奉徵

子壽齊先生所撰銅政事錄三者妙不苟同

又及

猶知失機事未盡志念念曾契本深哉而博而不遠  
故能於此雖游衍詣而即之而易得也癸丑年視  
事一多憂病而多勞憇亦援手方且快仰之不暇  
喜其快惠詩多矣尤而克嘗仲述通同有如  
更加於減弗已宜非失而所存者多紙千字

庚子上秋

李商隱生平事迹与史籍之錄於敬羣

王傳書耶。子即之也溫。人君子用之。猶如

卷之三

考究も力も主持矣。十竹昇、十居也。舊

得至滅為西子滅西子的女代氣為歛珍

退往一側，起立而應。以肉食者譏焉，蓋江子不苟譽  
重矣。故嘗與人論，人至杜將之

子房之指樊不辱其志而得械也。余希

國々第一。要立城御。自設移局沽。查。仰  
禁。刺。房。事。的一。件。甚。办。否。色。半。年。院  
史。既。知。斯。代。之。主。有。天。下。不。可。代。依。庶。天。下。不。  
往。而。往。主。事。相。持。斷。之。免。而。序。不。道。主。所。  
諶。笑。主。丸。之。立。志。ア。所。不。同。原。而。以。序。道。  
上。淳。詞。自。札。其。志。惟。承。繼。石。室。則。代。久。矣。

惟是亦多爲鬼而陽者也。至少二十年  
 王叔和曰。此名雖滅情尚不離。王化而  
 之始滅。清而之衰。衰而之代。至于代生  
 國。物方而神此則少。故於精氣更注一勁。到  
 底矣。易经曰。成性存存于。豈不存乎。存已  
 看代也。至故滅清也。是存存者。取而存之。  
 諸事之。美。多。毛。此。經。外。善。補。于。代。生。之。補。子。

國計是則事無之而大懼矣。故曰

五善者其人也。善人亦能事而下更名不辱  
利也。袖所耗而空持之于冊書之。差事不可  
被也。且主上好君再任冊書。差任以事  
支割不居也。亦雅有義。代主行事。取敬于主

國弟不禮成幼。每視人且絕而憾之。或經年

駿傍より張り失ふ事多々在此向寫る所  
方走正氣挽回成程の歎此多才之利也都  
管程工已專在莊色此利日隨易有土黃皮  
于仲遠所成之陰再為則減雖有所私惠也  
此西寺主教程傳立室事人走毛  
王壽光先生 謹  
達承先生

湖南王壽光先生書於壬午年秋  
和志以中行至辛未教此行生  
此施也

被主故不聞  
毛勒其人如佛三毛却不必在任另持一人亦有持以空空  
擇公在松枝而題士函之一并乞遠辦理

序跋

叶多而矣唐序也 布胡林至事事事

十月廿日



子壽仁兄大人閣下兩辱

惠書深啟

獎注座勞它謂寐荅久稽以惟

起更殊恒

行道有福益承

文光益耀延譽大隆

纂志彝陵如椽獨運省似之書一函

歲山之業称雄

泰斗遜居莫名儕第嵩山曜野逸

謬領封量任重才輕此時俱揚南中土  
風懷得棄禮如遺吏治之難誠符

尊論履事三歲躬歌振其聲既導其  
秀良俾士習漸礪于公忠凌暴不行于  
鄉里而積重難返虛於泣存近負斯民

速懸

知已此間軍弱其西境高羅而屬納國至  
為勤奮甫憑就職各城既收稍可休沒  
其東境毗連閩墨漳郡踞寇時出伺我  
憲潮李方伯福泰現督大軍駐之諒能自  
固閩軍昨有上海應調援師駛入廈門  
聲勢較盛漳匪力窮必將棄疾鄰盼

陳已第派一軍士即東行迎頭堵勦以  
期撃斃於背無令披昌而害廣民財耗氣  
浮澄清有待勉焉而已饒柳夫政府飭  
赴新寧本任已閱數月尚以合浦文代羈  
守廬州至今未及一見

高芬所被必為良材今親梅君浦累鄙  
深悉其寃其人寔生之拘謹一時人言庠

為無根株刺以傾陷之粵俗是昨曲直早  
发其平每可置辦物縣支代繫轉多端極  
力為之清理而固非時日所能了結已屢告  
而司早為之而無使流離以副

雅產年復敬頌

筆者安并敏

侍祺康豫永蒙

期頤諸惟  
心照不宣

愚弟郭嵩畫相首  
乙丑仲夏五日

子善言大人閣下月前奉為巡檢官及修福橋  
君事急勿來

內設

立候以時為吉吉皆出此以是矣會修渠條空缺人  
更易署任勞君久承節事聞宦已將乞赴任矣被牛  
馬所當傷重經理也極君所褐修儒者極而觀惟現  
生病補其病多抑抑而曷其色平冲逸爽自年而迄  
於家未嘗蓋被褐而忘情惟每之為為駕以往而往仍赴

言門甚高。至晚晴，暮秋時，時拂拂  
有集詩，其序云：「久不值皮樓，入鄉口，每事而望之，已非因寄  
在身，未逼抑窮更之，而能抄錄，遂持以示君。」

予笑曰：「君本也，聞鄭之賦，信以國貧，梅窮，謂宜徵  
黃梅之師，遠赴上林，轉頭而下，庶工可以保武漢而力矣。」  
度故之言，義久如此。於是一向色中，猶知君之真，江右事終  
當不轉接，亦為子固。自是十月七日，挂牋冲三疏，詣終  
焉，而首歸行迹，未江流。土人皆喜，支那田多遺後，後早。

輪五萬石蓋人手多時陞氣焰橫家之搬於杪杪船上  
喚市社逢六里化朝市之運平如金附

閩季省道忙甚計掌百事連

左右時擣東便取此布及昂計

送易事

津被布一束嘗

予喜之是友人同下第一解貳第已圓晴樽常空以  
徇志周君多未起程適將江立到送稿歸於物華  
上指部 丙周君達

予意屬承相生送訪而往仲聖重文索得妙部  
周君之友人周君之友諸生其送訪徑李文恭刊  
刻呈屬携數部 軒  
故周君失志頗害其稿

乘者嘵拂一知此則陽子似至遲日採閩江南事

諸將皆欲掠奪城池，惟獨張良謀而忠烈之弟也。  
舟載家屬渡至高麗城下，戰陣日既暮，城山又正雨，  
晝夜之行，蓋難測也。馮康當想弟第賜十  
年免死，此人之苦念也。志在代達孝子，固君即刻用  
行矣。朝布統帝

公無御一、坐定局

是作鼓譟山界律。唐高僧懷素，字藏真，南嶺人。

子奇者，人之用其才，故其功至列于首二

主高祖生。

亦嘗為上作降將、

多善。性好自當。深鄙折辱。苟日乃赴。若素無  
報秋風之秋。不期而應。每舉之。皆生說拔  
節。河中之水。亦復復流。萬物之氣。一發以捷  
力。扶先緒。遂其志。壯膽之。清河。富通。軍  
威大振。烽火之。烽烽中。吼亂子。攻。皆以為勇。

叶落故园未免归心——北客游京

以二幕之深教用为少一戏以小堂尚汲南峰酒  
侍女初候于前以人付之一童它以若而立壁屏  
自尊到是尊而其下枝端因老枝通之于株酒  
精而未殊时以竹之通神而画插及者以我  
而一席酒。其后至而竟日不归其家，长之被时  
破壁中而移余下以如高堂之挂壁增其观默中  
止予相与以之角立而西望也无以事此便忘而

以傳文福以經武之于上可得移以陽於下  
四陽傳而吉也其政在以恭默中而生上之同義  
坤一氣以自其國保濟彌勸支撑於一枯瘦  
竭年也自於殊無所通曉以諭闇黑難易致  
病於推之多由了之計未自知者去其存於於予  
夫稱而被而方深可懷而家之以有十言曰坤  
當中告初凡三百卦之象而往道者為而體而用其宗  
林立素其美性善次而生之常於過於王而極

塔手のり以後改定本が出来上一本又置省小学  
教科書本也

舊版の教科書が變更版に取換る事材判、國語書

寫大字の漢字書

道書体不一、五年の漢字書

肩書

書高連狀形書體の漢字書



昌黎先生仁兄大人  
間下忙暇未示  
多書喜天直有子今寧  
書記藉資  
閔厯異它時有此三慰

故人也  
西辛酉  
武斯宦後歲代  
浮若春  
州昂移裕西寧五  
方  
新猷近多  
遼支大峽八峽雲

謹而後進官府城陞甘從遙爵以備  
心赤極見傷斬渠惡肩其任如所  
圖<sup>東州</sup><sub>已</sub>金與<sup>成化</sup><sub>己卯</sub>萬<sup>正統</sup><sub>乙未</sub>此固  
渠<sup>廣</sup><sub>以</sub>爲<sup>有</sup><sub>之</sub>事也<sup>矣</sup>每<sup>自</sup>中<sup>行</sup>  
患<sup>於</sup>泄<sup>於</sup>八<sup>載</sup>而<sup>念</sup>上<sup>年</sup>相<sup>那</sup>營<sup>次</sup>  
即<sup>不</sup>被<sup>騎</sup>馬<sup>勤</sup>筋<sup>爲</sup>杖<sup>署</sup>方<sup>脚</sup>支<sup>離</sup>

酸楚之猶也為所以不印乞身立  
國厚恩兩事未了又適多難猶立際吾一啟  
之任此先之處雖謂李北才力十倍於我  
一時無能者也前回至是日髮連  
捨匪石固西北用兵又荒亂度寧食

轉般勞苦阻多少。猶是機心已千三  
六百多事。寒涼潤而多軟。多輕食。性高  
腳耗。此如即此一歸曰非生也。可了。故  
力疾。肩任不忍。持歇耳。言半閏內。少  
與素鳥。而善病。日進自審。擇寢入  
告。速覓昔人。亦未有能經我十倍。肯空

心詢訪之知以潤教道此間數年  
六不枉也林生言

嘗此臣不甚佳聽為長念

老兄年逾七十幸

善自珍攝以慰故人殊珍不獨已

舊書 善處政鑑二事而聊供不時之

第五

柳庵毛氏近竹華山碑上蓋矣及大民

老成宋三忠廟碑并呈

鷺政有便乞時惠一言以慰我大約明

年春多雨多故多歎耳

大昌是為期左宗棠書

維七

別色深主緣言面計

蓮園老子東坡追人僕所願也

老矣未大安重慈緣未盡自

寧東解甲還關後半載渡

奉西征之

命見駐軍漢臯。需後軍之至。計若

有勾留。歲暮旅人。狐帳百結。

空印日刻舟。希年一叙潤宗益。

領

筆略想

先生其許我也延頸江干日數客  
舟一候會面不遠不復煩陳縗緝  
之懷書以付恙隙月廿日愚弟左

宗棠拜上

子壽先生仁兄閣下

子壽仁先大人閱下。娘舟次奉寄一絕乞

文。經年漾臯。一叙閨悰。並看

老態。四愁除孤。邵廿八日入駐後湖橋口。夢

營。逆頭江。十日盼

客槎。三至五不見。列我勞。云何西和日。小家過

列主姑

惠高兩後物誠激論西陳方署白鄙妻不謬  
而今有某往入

告之有見已施行者不勝欽服自古用兵塞上營  
田之裕車儲車營以道突騎方署取勝易施立  
施至之理杜侯初不見信於漢韓范增不見  
用於宋是以千數百年富強之區化方株莽然

承彤舞既盡之後慨然思所以挽之非徒任之寄  
精誠之久以致此中年五十又六去日已多抑  
相送所以用之者不過半一時之效以月以年得  
之歲月而求難以縣政之幸功甚有濟乎惟  
曰致之以厚其諸博求俊桀以安其成此為區  
是抗而不敢自釋矣

老兄僅可以為然耶 楊連捷猖狂在心腹僧  
卿殺後未受大創 鄭秦均作敗局 为此事往  
推尋卒三年步隊以外並無勝兵而獨一失城  
者均未就緒未敵倉卒即成

爾書角嚴無以追責蓋不待至金城而始三族安若  
長逝唯伯秀人而冥贊產上幸曾疏請入幕聞

十月丙巳入秦抵陳後當予就見霞仙已奉

昌黎公  
之死  
猶仍任秦事  
示知體也

俞先哲鄭太愚無實用但工作忙  
霞仙保擁知府  
或在秦軍中稍樹聲望也未可知  
僕入秦陵察  
之而以言其失  
于年少時

連陞一級幸勿教吾此以

廿九日丙午夜宗榮來

而書古法未齊

傳示今晨又一書齊述前以矣更也

柱

走滅而言西幸此一不与御東符金華絕

隋奏於行故什麼火白流而見兩同急盼

文雖未營這一商椎座中無誰還之賓

不揚升座也此連

直唯不盡勝絕至是年在癸卯仲夏

九月既刻

予夢老友丈園中今歲忽感壯徂置身造此嘉  
老先咸在西桂堂或在荆南畫院品及晚而時方張  
然盡于幕<sup>入</sup>言松雨

老先今歲辭湖南幕席主講雖未滿期固一良覩以  
慰六年洞涼而老之多得也想

須裝白圭猶勢若还否耶如今近五十餘翁肥而精  
神大減壯年心事計

是時有所聞此次北行蓋已四度延歲成都至也已

也。是  
其一  
雖若  
織物  
其事  
也。是

子孝之次之閭下而以

毛書以奉彥白嘗

將謝甚玉媿不敢當雲寇政

猶十七載自古流寃之徇其榮

以落此為弟三桂聞之張李也不

如此之效也。故  
之都為人主  
以政之全。其  
其事身若  
長其不足。

其短而自束髮以至即聞詔長  
者矣咸多年間首歌舞事慨  
然思而以抑之率府主張駒唯言  
是能得稍見施行因詔之初建萬  
勝閣始全棟還

朝廷稍初志也中間於胡文忠  
曾孫相士有所獻替大約杜用人  
一秉尤耗焉歸於天地必有与  
丘陵如昌黎之老臣望其氣亦  
此惟人多有以有而無堅持志道

合而議而上不以一枝弓舍已往合  
大因村而使約其責爲余髮匠  
三局雖多而捨固甚熾良是人宜  
猶有其言不可謂無才也所謂矜  
國之市幾人能免以念吾心瘦

也富拉洋支之傳教已為所禱  
仍而引察看附中守令多佳士  
中丞方伯均知得人為急事不虛  
良才惟恐羣隸備之臣完不  
多觀此

閩風負人傷。鑿壘拔其毫。  
者曉以見示乃厭鄙懷耳。

多此奉含惟  
道府多西若。庭為兄。

有十四日安和左宗棠書

壽翁不見大人閣下 蓮翁來函謹次故  
知近狀平善惟

老態日增不復如昔時語証晚歲  
火速年力殊衰白齒搖日沉  
老矣也幸

吾自愛疾賦平卒踰結鄰青嶂之高  
耳 黃梅廣陵頻得病 該老力耗

貴州近治督兵外長李迪元之弟赤庵  
太守自瑞卒勤率子女而未竟咏永寧盡此  
其年定之也真乃道心有應化焉格五  
善主陵官卒已克句容大局為極惟  
江西事勢愈難瑞城住作十三夜克  
陰而時衡知史文以中興殞命功成月

後多有痛惜此君忠勇性生其治軍  
嚴整有注一時與其惡也

所言鄖石友果是美事已致之吳翔  
因許矣天故以障布衣卒呼嘯肆  
中丞令其殊勇千一百人為一車持未  
西得其力天下稱之屢英榮勳一未

止以紓

席堂之直處而掠生此之厄乎 援江援監援  
寧之肆類有吉移然單食日之其  
日以支坐為難揮指尤不易茲搖將  
則約言易第未多與耳

吳昌碩于壬午年夏月

壽翁老矣  
固下教旨

予書久不及後嘗充忙於忙也石道大創  
予胡陞卽楊廷為章師研磨五雲之端開  
矣皆武進布居江西大局糜爛多故此特  
倉一而抒陳且章門錄竭兵疲八郡立一克  
隆尤為重慮吾鄉四面亘敵環兵列成  
烽大相望心力已竭吾殆方艱未卜作何了

局惟索直幹士不行其它耳

未嘗屬有譽詞非而敢承天下事且以  
天下之心為之不敢自為前卻而幸

中丞方伯以下不疑其有它得以为有為  
也仁先自江西歸一意誠嘗得倉廩謫  
為外政

老兄近在荆南得佳士否天直秀才死後

此已為作佳傳。以不錫道見示多無思立。  
甫輒該述也。數年以未知文之赴鹿嶼  
者三十餘人。往返書牘以一巨篋存之。  
其中時議論兵事之件。它日當稍為  
排攷。以存其人。立甫謗信。惜存余跡。蓮  
為麤山穀減也。墨瀋稱鮮人已千古少。  
勝痛哭。追日。吾鄉有一華士。轉為死事。

巨公作文字多失真際異日 因史或  
據傳及之以傳信而此手續庶為有  
證且一 壬午九月廿二日 永清當西  
意附篇治江心無往況惟  
寃懷自慰為幸

九月三十日愚弟宗東尚



子壽仁兄大人閣下新提委弁持

尊誠至具悉一切新州曹河之潰則 永  
公早已函知矣 永公克武昌後即麾諸軍  
赴潯陽兩岸武漢蘄黃乃坐一兵上半生  
閒及今所第已故上陳其不可而局勢既如  
彼永公亦無自善之策則姑與孫注之繞陣  
已耳其實潰陽雖長江要旅實非江鄂門

先

非江鄂門

廣江西七郡未復安徽郡縣多淪於賊官軍  
水陸馬步均注於潯肩背卑寒處皆有  
飛可躡敵之五年春閒局勢尤不相同乎蘄州  
既作敗局黃梅小池之師自應星馳由羅田回  
援  
在彼孤寄下游餉道險阻兵力又單不如早為  
之所在此銳氣新挫軍心不固又不破賊之後以  
相牽制則立窮併力一而以重上流之勢也已飛

致咏公速為匪處矣王璞山剽吉安援賊直抵  
甯都旬月之間六獲大捷斃賊近三萬剖  
時衡頓兵瑞州城下尚稽克復而永公均調之此  
間得新事之詳即飛札調璞山援鄂但慮道  
里脩阻溽暑逼征未敢速達而前得璞山書  
言轉戰数百里軍士之患瘡痢者已數百人此  
車令計三千除傷病者不滿二千之數亟湏以勁勇

補之始可獨當一面吾鄉援江之師一万余人援粵  
西之師三千援黔之師亦三千餘人每月餉銀十數萬  
計捐輸早竭尋持釐金而點粵道梗商旅不通  
所望<sup>若</sup>岳州安鄉兩局耳鄂之官吏既設新聞以籠  
湘之木稅復藉官運以奪湘之鹽釐日夕思為困  
湘之茶久矣茲坐忤於脣脣偏忌乎山謂之何  
其今環山一軍之餉固被矣岳州兩軍之食亦匱

但促其東來而不計其往未与否亦不計其未之欲  
速与否此亦兵可如何者也

未書謂曾公惲<sup>加</sup>率精兵數千<sup>日</sup>內便沂江直下赴  
援黃州楚事猶有轉移此固計之上也但曾公前請

終弗

奏

優旨不許昨初六月聞有復請終制之說承知

聖意云何且曾公戴星而歸既謝兵事部曲之舊者盡因

江西未嘗有棄兵之卒也即有棄兵之卒數千一呼

即集願安得哨長百長營官幫辦將領之色供備乎甲仗糗糧徑何取辦乎

閣下治亦未之思耳曾公以終制故子弟議論不合不通音向者兩月餘矣其狀否非弟所知但以情勢揣之而知其必不然也以愚見料之黃州地勢完固濱臨新  
輯要必不可守且夏秋之間江湖賊漲非步戰之利我之師船足以制賊有餘野戰則馬隊為賊所畏必不

敢逞。公下督而無膽量又無和諸將士而善用之

今扼黃州賊必不敢有所侵歟旬月之後湘軍必有

大舉東下者於是潰卒之氣漸壯捷之後決可

復還舊號觀鄂中諸君於倉卒間敗之時舉止

失措驚禽恐蹶卒無足異亦由其審量不精

故耳願与一二明者言之鄂之与湘無畛域可令

湘之長吏又以不知吟城著称者機熟有如在心

唐五年春同赤壁也

略

正始大舉而後未始不勝而猶待之不勝者不足矣

制

赴湘中歸不稍愛其力想  
執事正移信之客即復不宣

柳莊居士頓首 八月五

西月信同降 永公書初十日未刻黃州者方之書  
到此多守秋事解人也 又及

子壽先生大人閣下春聞食餽情至甚趨謁

尊所歸 藉惠

道履安勝無往忻慰即家

覆穢備道人事一切均啻面諱不盡

惠眷大章及增刻別錄諸新稿持滿手讀  
之猶日不捨已不禁欷愴而稱曰盛哉 先生之志其

過杜陵乎痛哉 先生主文其類遺山乎 先生前  
日立朝官位所處與杜陵遺山大異同也其才力又  
固也而今日事勢雖丕丕以遺山之時而已甚不及  
乎杜陵之時也杜則 先生之志之盛過於杜陵  
而文之痛類於遺山不亦宜乎以今之世豈可以無  
杜陵遺山之詩茲非 先生莫之為也頃者天下之

故視今春以前為文大變矣以順治康熙兩朝  
初年之局而見於今之時天其有意乎無意乎  
不如先生之憂蓋以何而詩又以何也遺山詩有  
云日月晝隨天柱轉古今誰見海西流忠正主言  
之極其所至而已先生之於詩學既深且博非淺  
人所鈔畫窺大抵以為富於才而神於法玉於氣

勢盈溢橫行直出不可抑遏以成其一家之言則其  
志之苟也所謂詩之卒在言志者此也故樹畧之喜  
學爲詩經亂以來凡有所述不過身家所遭遇之  
況与耳目所接而甚不妙忍者其他蓋未之及而公  
者以其身爲寫老矣儒者世亦無再預不暇爲情  
實不虛之言竊以為此二鄙人之志所存者近歲稍  
於習於經生之說詩文日以益殊或終歲才一二

作聯有九日湖中一詩聊報是以見大意 先生以  
謂其言可茲與吾耶 牽伏處鄉 村不勝數入城  
市聞向世故知識人物今南省中丞毛公以吾楚  
軍忠義死戰之墳十年以來未有哀集現於會城役  
局而以書請及敏樹令与郭 蘭舟羅研生兩君共為  
條具此事乃吾輩稍解文字者所宜為不可以辭而他

時當為 國史所采據殊非容易 先生詩既當一  
時之史所著於傳詔言文成他筆錄必尚多有壁  
垂寄付並憩

示以為書體例所宜實為厚幸 写中寇事聞近  
日較前頗好恐未終竟靜往曾見軍報中有帶  
兵官唐姓者追賊甚力竊素其為鄙生果然乃是  
也此君氣力過人究狀止副之 先生期以韋城武不難

玉文采當更加耳 故縣杜君仲昇年家子也 縣中  
後輩無與比者 惟累貧病奈何 生家以貴族孫  
推郎之愛為主 寬地而彼又不適值重蒙 政託乃得  
就事 故樹實預有感 佩 馬首託今附此 范先生此  
冬有暇竟結一作長沙之遊得与晨夕之教尤益顧  
也 草平玉莊即頃

大安石一

愚小弟吳敏樹書

十月朔日

子壽先生大人閣下戊辰秋杪停舟晚款之後

遂復望陽水雲中聞

先生桐林居廬之戚弔唁問坐近丈傳音

西河之痛雅知

高齡奇健寫慮憂愁傷人情

雅懷超曠空黑恆情頃從李補堂方伯所得  
知北省初開通志一局當事致請

主持文章著作正可為揮述之藉想

道躬安勝為帝玉中上福建南湘志事已辦理數年  
其間竟無肯獨任之人而名州縣增代之書月有催  
促正今交到委矣且為善化地附會垣近日方有興  
事況在偏遠何時得以集成至局中授舊多人  
卒多袖手糜食此由起手過重之故北省事體  
條理往密當不在此而更得

先生任總其成他日

臣編鴻臚院狀南中所及致樹更避歸後抱病連

年久却因聘本年以刊刻已乘就工尚不在事徒  
公強復幸入且令續輯者舊詩編現在刻鈔卷帙  
積素不盈相閑俟之下大甚迷罔

先生當何以教之長沙余平皋秀才杜星堂觀  
察之孫早歲喜學家故多需修畫被其帙堅知  
其撰著本末与人言亹亹不休又時取其聞簡便益  
人而世少傳本末以活字印行之日常有事於書  
家益寢處俯仰垂遺前曾預此間修校以不舍去

益固抑無恥他事又非所習莫為藉手  
先生宏獎人倫海內風慕余居尤頗得軌範故  
敢以介之

門下計當有以虛之杜筆者詩文前年已妄付刊  
氏遲未呈

教此際未携行篋暫持史評及小詞二種附申  
莞覽敬候

尊安不一

愚小弟吳欽樹頓首十一月  
初十日



予壽仁兄大人閑下久別每任思念 芝房

侍講玉蔣文

道履清譽撰述彌富為極為頃

大著可當詩史 日下能詩者读之無

不歎異自來詩歌 5時盛衰窮

謂天下事勢以文字卜之似有特

械不獨

老輩典型即一二後生晚出或時紀可

之英無衰氣氣今江南華克瓜

鎧大捷此多所驗御批刻付呈中

有別南別後卒確之作藉此求

正形狀其常喜之迷惟

為過殊重即頃新社之未朱榜也

庚午十一日

子壽仁兄丈閨下自至秋雨通訊以遂閑音問至今不  
因鯉泊如此稽天而

君里尤為逋逃凋蔽

予看辱不無轉徙傍地

堂上尚無甚震驚否林君天直以衝鋒陷陣而歿

同之不勝痛疚以伯仁若由我而死但猶死留皮而復

何憾才翁奮然出此竟踐妖夢弟若逢參以文

又豈能生鄂生詢其公事均未得報向鄂生有數

信的否附士卒計一卒弟玄歲擄賊、賴東志與於斯而  
不戮遂聞武陵士卒竟皆一賊也。鬼為蜮甚而  
則為蜮以所擄賊信

示我也。年來

皇子以為仍舊否。如此布朕休詔

至是不宣

皇弟穆孝子  
己卯十月  
廿二日

子東先生大人國下郡吏皮毛到言疫誦  
重慶三復之以海內存知己為幸承

策勵諱玉宦自奮興惟恨合肥三川未能依惟  
名教而中止耳是特以孤軍缺餉久多于外非不  
自主是頃會商中立伎得移脫全綱力清脫北  
詔福公李忠已決而鄰人又昧于時勢絕作耗人  
今日代之受過固吾之辭而由此名譽益墮耳

日益輕而堪任天下事於況約常之機前以

聖朝煌已而且置王不理今久省憤閑難之私矣

呻吟自生之見豈以爲至厚計外教多勇丁

四千五百人賈留萬人今原名爲少羣占於曉

該軍令辰度據萬不易立功而重又有李迪帥

三員之兵追帥下直傳同異辭日夜並勸主

天意有如偈此皆失則萬天祇柱誰據也惟王任

古文選集卷之三

固厚恩以勿忘拍摩固叔座極之極補敢昭嗣自同  
朝廷無與同被擣憤自懷有絕意而後終子而退  
思既執師翁公明然寬平王持公是甚可以慰藉  
而死風之至至厚至周尤何敢以私難退也而孤軍  
一旅第西渡游言里移委之溫鳴音多苦矣不經年  
全兵往行因備量聊候亦多所止友石才大識

趙卓力旅教官有失自是人非故也二希向其比  
一而傾心如舊相識渠急將脫穎以試其材此方

因於懷穀莫伸其志故又不能遽用其長友石  
名多所之亦被用其所長也暫取辭去奉則以  
爲不就待挽留之而反不之使氣然勝有被間置  
粒施在終日不出而不不甘斗折髀英雄徇非薄斂  
孰有所可據也每況自傷耗者不能用主而長

又不便以強其志因暫假之歸後為序定價自  
高賢白馬來賓允稀佳士羣蓋心藏深寓永矣  
弗獲遇合之期尚在轉移之念

先生赤襟我兩人之名不以爲惜貲為器私以直不  
輕多為非也自古不到是以後所傳故事以能  
知者至厚之與而樸虛亦全樸宣達之輒敢寫  
以為序年以事多少此來達所向之良友而為人幕

王賓決然盡棄將相是平願而不目覩此寧  
忘疲敝非不僥以空言轉身也願以如人自效為  
移將之偶其氣甚堅其志甚壯而至為接時自計  
猶精進力而見先餽于中 湘南暮雨行已  
室中止友石又寫計有可呼助之處故先生從  
集未伍而來不煩遽為供頓累尔則生力之  
矣及醉以誠自是為儒將揚眉道材吐氣但立

在人多不可以已為約之條有成算而善勸諭苟  
素其圖江北事也至暮撤就此間擇勇万人全其  
數使足以盡合肥壽春固底之鄉兵助宣之勤  
賊友石靈更不足自成一營抽擇之勇士就地充募  
皆必死力鄉兵能守志又欲殲戮力辭此往辱思之乞諒  
不苟情因未敢以相強也友石靈約以復焉此與方  
志同道合相喻於書言相忘以形迹謙卑裁歎也而奉

之夙夜悚歎以不獲事

先生為恨目前所處之境至危至急又有所

先生某う轉移乞於友居士而決其代陳惄篤

以勸

先生之行差實有所不得已而某敢諱言之臣也

生廿一年矣以仕庶學於道之閒凡涉身信有數

上之過在亡負懈斂天性稍之過心而形心雜氣

傲慢之習既莫由自改特一生所居自信者不敢有  
利己之心不教有負人之事是非邪正以公論名以恩  
怨此則耽々自失破風夜步殊遇事多踈累而已  
人為胡語决則涉世寧閑歷事成貧寒性之過也  
耳不晚以來始悚然惕念責位重大非可以私心雜氣  
勉強行之者必得當世賢明直諒譽達文學皆  
傾心東教以匡叔其失其謀慮弗及之深咸歸就

曰通人所用諸論庶幾微見日精不徒邀取悅過向  
首重耳而過數更何如

先生之善氣淵衷冲和而篤實之而招行不踰  
方言不失之仕多乞進貞不虛人者先生有為之胸臆  
為君之師範矣寧有事設求於其次也故許以  
先生不師之率意也據時勢而因益當於極言中見  
先生遠識宏模非特詎空言不方見於實事也孟云

於詩集半見

先生之愛君者國也志士個人也不嘗輕棄議軍事  
先生之規畫井井胸有十制甲兵也重於言論半采丁  
人交際不為後泣則以微之謀則又信服

先生溫良恭儉寧世之真君子也是以皇上勸駕早  
塵而及為宦及聞

太夫人春秋高矣立德被之於家以成傳聞至禽林

方里之艤築徒以至處之故故以相掩卒於班廷今  
聞事日棘立奏又被謫在疚傷

先生不生而國亡君則立奉之眾益深而大局益壞  
至承何人敷謂有國大局却特以躬脅戎寢負怨心  
未悔心益篤誠惧不聞至道士以收效莫榆傷追憲  
惟去之間用其精末加之切磋生所謂痼疾弗瘳此  
咸与厥治而康體力厚材咸豐月旦等第其量沙

克充暢憤其為姦大而且為<sup>則</sup>一切政事秉而  
聽之身親戎陣授桴鼓以振士心校行列以嚴軍政  
有不能為清江北者乎此臣所以之悅非徇慕焉  
賢之名而將有造于義躬之實臣為忍弱劣  
言宣夫士有相知千里而莫逆于心者有相愛一堂  
而面交弗席共游而可以一言之契下遇合之如  
生友不善友也至此而以言答

先生吾師也直而無譖有東手稿寫謂事與  
成局逼在剝兮年亦不以喪夫子之時中也極令  
友不以不公而多擇行其志亦而毅強而

先生以墮其誣相輕其困窮而當起東山之駕辭  
南歸之報況友不至舍也豈立羣之不能用其友嘉  
亦自知不能遂用至長非然不能用也時為之也是以  
既言矣而復有立勇後來之約且友不至推服

先生而知至辱也相於外人而聞也友不則謂  
先生如來則至辱之事莫大有為而友石亦必得失  
其固生以願以清

先生之友為己任至辱亦知

先生之悲天子悯人也不以至辱之既已被故不為有為  
而遂忘情於康樂也是以以代志游烟勑

先生之鴻友五也至辱事時聞生已歟又不

出過論其失而弗諒之甚且據其誠虛實而  
加以正論三名之所謂私於眾也多矣無能立天下之人  
此草為自劫緣成敗以論英雄豈復有所袒庇於其  
間哉古之魏武臣以至所為主

先生於兩牧衆情之時獨有濟困扶危之意使  
大賢以自重已於秀者光況鈞零晏退之際上士  
之術呼助吾人是自今算其行狀未靡易而

常所常升多能因甘苦于事降而弟能人每  
未及多好之而今不就更前日所言也。因  
一较故出力而公竟见位于人和自见助于友亦其究  
以有事役来阻抑抑先而招殃。棘柏瘦者抑  
先生倚而高歌了遇陈王是每月为之操的  
第壹合之以钩连共得二首序即以之奉表  
六十四家校核防堵大抵均有裨益一言莫以取

則公友石云之時不免為拘迂者所輕有馬謖大言  
主謂能為畫大題矣君不敢以爲庄詳也元祐未凡  
之已聖哲其而為代達不及烏贊此敬頃

道安之聲布李孟康之句

子翁先生大人閣下  
李嘉田呈

以示既感

覆我詩以見

孝行三寫納幼李化  
翁主

太夫人七十行有戚容半數年來未能換母

今春得於有寧奉飲廿餘日惟別母送烹顏悅

憶日初里已如送刺肝腸引不仰鉢

至誠強勸勿旦憂

候考案存前て或非於以見考之過程三は承禁被  
歎詮止怪異

農而聞初物此更解示得不權詞以入

告已持予

名教迫母母老為疾及病羸羸以即家常  
理情形移忘初有

聖人墮久但好質不待失

聞上第矣此消息之子亦易知缺陷之多也

而至寔實竟日耽淫悞以候事令辱  
罔不義不忠直而得不竭歷以圖志多功列廟  
祚至心而所求寔賓枯已極歌勗相求也於心亦亦  
日呼噭於人而莫之應為行乞於姻黨之家位遭  
白眼是以終立德事而辱

國也惟是

高材伟俊之君子大夫一念而失其所以名聞  
足以为嗤笑以謗讟而累情之行寧以概要

先生呼吸在掌握而翕忽全列在持蓄不逞先  
為布舍以之锋锐物所向如烹丸害以举全卒  
以植

招麾得諸侯有諸山修焉國歸之若指精移而以  
疾去計在於羣中策易服而橫戈以誣勇士  
致力於陳時而詔也多孔子而高在弟子之列必  
先生多是師而誰仰弘今以

太史人之高  
高  
太史人之高  
不使高  
多  
因自是

廿年

朱紀羅經文

孝也不匿之宜亦猶今之事

君事也天下之事也舉以自任者尤存也方而當知

閣下顧人於微曲多弱主人則至矣

惟身世而計之謀身事功利之心而謀為於退居  
全才立名之計妙而能亡以與

大志人之心即而教之上也即而生而舉全覽之  
並擇之多寡日一切宜熟之端指翁參照

所知謀勇足之士往處而奏報主士生以期示

博以近探多遠而多率也抑否更有所謂者  
否自以算之未孚見已不生形靈寧遇而多此  
物何主多而主偽焉

不棄其至一至事切實教戒並遵可據其所有及  
佐以自知則更屬日後稿記而亦其為於往  
史未能經傳服習以在掌中一日事一師而過  
不孤委此事時在高師傳綱於十三住降宗詔  
統中高僧為善亦惟求窺全更既覺是

參贊房如又未免首法其性氏表及五經志  
著而亦取記傳及精華之文字者為多

先生有史事焉率一召或得全史中徑過  
生平抄寫母黃之東多改字之承以子傳乃讀古  
文考之先史紀傳者矣卒季後之多而更承  
更採故可為置而卷之蓋多下堂而已傳未續  
拾遺則移將黨徵風讀主附字以一部五  
大若板子而致佳勝三人聞丘第塞為多

蓋處於學問上本無自廢而生者多以仰仰

先生之卒故也

先照席公善繼承宗

大義悅為接革墨者，連破空的生成且為

是多時即能寫下詩篇將銘石之土為向馬

稿款式一、寫出是所切感是自六月十六日

收拾零星又空待之在日此年餘中每有感

三、稿本末三斗、首尾之稿有刻納之于其

印行和道故廿六克吉山廿九克新家耕印有兩

諸事は多高城のナ主も月初の立日候連以舒相  
伊媛城の系人おほ我等お山因東宮を放而也數  
高坪國守の執政ニシテ而候更於ナ方統治是は  
空手争糧志也而あふ漢城高邊邑今さ務者  
又始給一あ五ト乃き

名物はナ第四日之鹿郎及米侯軍、桶筋衣桶茶  
多雪ニシテ千、補發而寅三夕飯計毎名仰口、  
十日三升此ナヨソ後則エキノ知日以和流也、否以一

軍中よりあらめ數且為帝  
孫而累之牛此軍所固  
強胡中堅縛於下而爲  
城の堅是の堅要而後  
能於堅不難於獨  
張極之爲獨安固主而  
ある長持因而の已後接  
寔焉

烏據川竹而西荆南  
竹連東南而北信陽漢以爲眉  
急火特取一年熟竹、未多於通

星火多獨特勞國母經而使指接外的確也

緒者而未必往道耳是以每中夜至時輒秉燭而為目亦可謂當乎況

聖以在上無不垂之于情亦無惄而無為獨是人志平大生高接其水少則城之見不相濟而有以相札雖勉強其勢及清翠以效美焉苟也力處難危時苟固若而以有而成之乃自正而不諂國家既而至于於理而歸而情弗為確極困若而謁多力矣多心汲多功利之心須知仁義之極乃

以退為自け則可而陛下之退則不然矣是當  
堅持此心改而更之若因循持就以輕國事則退  
無益進亦無益久莫若深諒當世一切之利弊以  
人獻擣之得無善乎

君知而明而且嘆歎歎君一、揭謗至豪伎  
皇上之能移移私面而敵終于跋泥三卒ノん  
而以移國移私而為敵移移者一、方行必至不更矣  
王一兵主戰卦是以自安而以革另一母白既未卦形

操持上て怪思妄事往往僅僅草率的生造出来  
先生厚恵あり以就き高麗書請

教子空谷白駒尚魚右義九參

宿星其運為推曉隨時事諦遠正人心<sub>終</sub>東以抑  
權勢一疏不妨剗切直陳寧以爲冤枉有革以月  
許固即劣極反詰安以為得遠

然而不素行道不外估直名亦公為弟  
矣過此後事外林外ある閑日やむの程は事あ

三举此而之谁而归而左之

左右者往

先生知我爱我爱

孫

國以博而著人以隆尚以不情持卑高而為之  
持刀也勇之素以物而治平則而例則不尚是以前  
人重勢知之主者財氣據奪民困主家貴體  
于相不平也度更據於下不平也实不生知不实  
互相寄任修政讓五年王褐而左而乃移國

三木氣節  
士操雖如此  
而以此立

立得休矣  
子而傳

夫夫人以德立身  
而為鄉

存養家業以全之  
名傳而得傳  
大失以自重者  
知政是故焉此  
全焉即往

全焉即往

教弟李孟海  
敬首  
有文

子壽先生以都大人執事自前歲冬杪軍次荆沙

獲遇

韓之願抒向慕之忱仰蒙

不棄鄙愚引為忘年之契

鴻章屢倚價倍登龍別後于漢陽軍中載重

賜書情文並摯先

大君子愛我厚錦輝更未敢以尺書上叩

起居生紛敢忘也以先祖肅公錄該已蒙

先生久擅高文乃率冗鈔略又恐累率為主不被假  
寢遂因循至今來能早轉行狀幸應

諸覽既整器子坐靈懼更懷于

賢哲遙不敢以尋常則應之辭

聊以有持也原蓋有半而中故前平教日力勉  
誠大異事責送

左端仰惟

先生深矣先公之節之誠固察小子因循之咎  
銘誥要以先承讓而無世範於考窮則不孝世之子

孫所感失於吊諭者也數年來不敢輕以乞人亦念  
當代文行醇茂与先生足以相譽揚此上焉也

先生之右臣之誠諒也

府隆通其楚向清平雨晴時花落未遲七海

先生道5時來

善作詩月旦以提倡荆楚之文旌大邦矣遙望  
贊者安於結渴至有自言深再後因怯軍一島  
燭云彼人爭功退而就職將俟全部當清請

復英 視以平大事自歸於忠貳之間者知審度示  
表相共飢渴霍大英太之間相得諒曉院事大掠寫  
兄江竑一隅往往全局相間以其外撫金陵內蓄  
敵輔長江之险与全淮之利考於是乎在況至為家  
中州核據晚境索梓所向至者不寒而置者因  
中座福公集調接兵輶故請以一旅自效持板之口給  
江北一隅固唇夕杞憂莫仰其根亦可以見未有方  
是時都督徐公勑賊於三河失京東袁公勑賊于更

州至西而將僅二千五百人相送由吳霍之勢收諸城縣  
而進至該軍全數於羅田而被乞乞者於於境接吾臣  
弟辛克襄山安效禮當聚於張家場史地屬蘄州而高峻  
鄰之衝蓋為前於李淳充後於上考力陳其信要宜于  
設防又不果行勦捕以羅田彭初夏英寧蘇事是後  
以公練克襄山保以高府而令其卒專責堵擊至是日  
註寫曰督賊山後列之賊再遣督撫無助封進勦兵方  
革面乃極生之久而請步兵於

胡極言

至時倅察飭鄂晚兩省以每月三季為率源  
流而晚至不通鄂以無厯都封狀少許塞其求而  
已五月初間又有大賊三起自雍東犯幸但威懾現  
勢進趨霍山以通鈞道兵強猝募將士勦銳三屯  
固工起而應之其數秀人萬方赤馬西北一路至有  
重恩擢任晚屬江北大事更委旁貸大約核產  
核印為雪時日至丙午并擬六萬克復後請假一月而

務采觀披歷水陸百餘里多碍軍事易家  
重的肇先也頃有不情之舉蓋承未失孟育而  
遂為推轂此因區執鞭慕藏嚮於心在三年  
矣而又仰鑄

蓋臣之衷諒不以此時遂甘肥追且君連  
此曾大賢人提挈義則波靡無已有乃世  
人心計於零基殷亦不敢待詔正勸奮而竟以  
上聞也伏惟

先生至義集熙丈事名世松柏而歲寒不凋風雨而寒鳥而已出其彷論足以深接時流寄以咏歌謌謡皆乎溫厚以視杜少陵每反思君陶宏景山中人相方之古人又以為謙士者江淮陸沉伏莽鷗鷺蓋存根以抱辛之材而膺鄰鄧之任水則自海易以鍊時形每班依附名流用極游見型其仁讓宏哉謨猷而位王斯母同調矣人先生才大而亦矜學博而不伐嗜善如飲食決

旌旗急鼓澗道上山林柱中流橫四氣運備以  
大君有疆場之事當委城府之衷而共弛馳以  
匡不逮俾將恢東

指揮以效其力勇之誠揮麾而旌旗振色若核  
而雷雨騰於定能以

船於之役建帷幄之効備以

鑒於相素謂倘衣之將出乎誠來阜之責將其致

起東山之勢修北面之儀強以

陶母在堂春晖寸草之心不忍远游異地故扶閒  
安祝饌之儀致荆堵燕弓之日城野無聲

太夫人慈躬庶健怡然有國家之樂但丈雨  
必育方乃慰情閑之些以贊勸幢幅非徒事  
于私也重以

君命諒不獲辭敬送弁冕素裳白金三百為  
太夫人壽并祝莊觀察以時召問荅枝

行李之需

先生所愛有恆當又查其真诚惠故命督使行  
如二未及渡覲謹請

崇安謹啓

亮聲一復探

少強亦迷再當執鞬道左散遜

前麾郵程迢遞驛館亦辱相今拂陳以待渺

渺江漢實方我心威暑性  
載隆珠樹千萬不宣

愚弟李孟厚頓首謹上  
附咨文一件 先公行述一卷 援皖檄一件

子壽先生大人史席 方生耳費到

惠函於繁華糾紛之際 淳徽三復如挹

清風知

大君子真我之真不以踵域恨也感甚嗟甚辰想

待奉昇福

諸帳處稽定如都碩至羣自嘆吾梓板援度但惟  
江淮支撐久歷人多賊害如得攬轡登清杜連捲之  
勾結未安紀大局一時且擇鄉伊述名而藉以謹為是

以不辭險阻冒累旅征乃美震席清之後猶遺臾  
疲歲五決襄峯辰又有固始被圍之孽先其所急又  
無不移軍地赦章於兩旬內制叛每列為義等以  
折其委通之制復造勇將入據協津遂以移營進逼  
主於城固而大母已疊跋之無不終日饑困不遑矣平幸  
王器用善以辭是時余賤勢之敗玉難宜揚州城乃高  
固之未復有大迂侵固內犯禡者少一功只又不辭不力  
如掩當及賊劫而南而北之兵已糧約主供奉不計而

立矣其时總帥方將進取之安以可不竭力助之海屬城  
軍往西南今並進幸托

底於十日晝夜賊撲北堂而更得以襲克城而至討商  
以賄貸厚報立達督運未就與其後也已據宣地報  
名如固將征圍歸功總帥而聞此堂奏報則署名  
二字莫及此固多是恆大第是日北堂坐臨南軍於入  
城後後分地援勦敵兵空營之圍而燐逼北陽之後追  
至僅殺兩營張然以敗則屬有才以技賊後擣

淮西之兵攻陷懷志直擣陰淮以應之。吾方大失房  
州。有向中入。由是接耗。哭黎。形先經堂。固守而中壘。  
以東氣弱。而黑頭調往廩州。又不便于留。六事事而  
自去。至今并多餉到。惟恃米糧。升勺度飯。卒之命。又  
取和舒城。亦仍前之支使也。唐以兵時。坐擁年盈久已。  
不能制遣。為劉蕡。後沈震。彼軍雖制。董其我勇效尤  
特。二不便。且猶量被。既安。因仗外室。身乞歸。與津而  
納源。之跡。塞州縣私征。而正供。例廢。豪猾奸

紳勸需民業而元氣日傷以一晚而諸邑人方往之  
九年十牧如主內其罄頓而沈飭需告產而失多方  
般智力精神日不振給五庠自古多寒腿疾日刻山則  
心空日枯徹夜不眠杜參明守齋呻吟不苟圖效目念  
年方日彌移至遷甘廢秀茲以疎拙寬泛才而高術  
大無能者之任陁其誤固知寒窓閑說懼且粒不進  
昔日不耽心中復也惟以憂國日你日務耕躬躬足  
更吐人君子有志清時若共艱難而貴臣故因念

先生經  
聞頗能勸  
之禮乃  
蓋開卷  
始未誠白  
道似宜  
太夫人主  
老上之憂

詔命在斯則未能復矣又所以體我

皇之意擬於厚疎者臣工之國而宗家公而忘私也今  
之不能不盡抒愚悃懇乞

隆情鼓夙夜而贖同仇以破士夫之疎蓋晚事棘矣  
徒一晚也实居天下之中既已空而天下之大局亦有轉機  
矣前有孟庫軒歷行間不穀不仰賴

萬物之素未便諒求今數郡又安至羣弟遣將弁  
公並直勦而自与步望往窺其鉅萬糧沿諸如

先生直指首末出其素猷頑畫輔贊不逮使至淮  
用行政理財鍊其為大端轉移半舉此雖盡  
其鄉亦如荆南之与監邑皆伎常通

舊庭所願著月三年之效成并可以時省視是  
國事有幸而家庭之衆事依然也布擬疏陳自代  
為旣氏達一長城因念

先生恬比貞素所以勢位相縻而以

先生之大志元以又莫不敢待為入幕之賓是以奉者

明倫第海市碑古人高節以般相強累徵三聘代  
有其人但

先生曾位秋曹非因徵士時方多難似宜循不俟駕之  
義勿庸善為辭之人若踰年不赴雖以董

堂上倚闈之壁必以失人臣委贊之宜辱焉不敢蒙推  
荐之意名亦不欲避慢賢之口实惟

先生其審度之乃少於三晝夜詳候

樞言事之失知者汨聽先教持正施行正在今日生

不敢以空函幹躋也。貴誥再發行骨仍遣李代  
行叩頭詳述臣之心緒。忱頃因致莊薰省將  
太夫人蘇水之需業已安置并可多煩

篤念相知荆郡生徒示稚失人倫師表終趨承  
朝命霖雨蒼生是所欲教之也。李清修助敬請  
蓋安臨楮不畏主臣。愚教中李五席為  
再啟者士第仰蒙

大手筆為先人開基先鴻之銘謀或以有極

刻日席城之草若席時住脫役特取換川  
述先生因軍事歸休一夏之閒總不接  
樹木復先生即有之嘗以解第未被  
先生壽考有原在玉林真佛而得東歸  
移居再後一坐而耳一莊蓋有真祥是  
弟寄呈圖原和育宗女於附葛莊未被  
先生子作冰人裝成素禮至再以東安行持  
布也

子壽先生之先有過客三年矣伏承

謹述精詳勤履後吉海內模楷欽式非止下幸也蒙

示正著二事其見掠世苦心然當局者只及目前若至敵辰告所不能知亦

以極審不勝<sub>故</sub>智外取部貞惟徇成例也金陵凋殘已極于生家不至三

四而女姪子婦矣。華店一樣一室亦多無主者所以皆是名為十京但日復除其

戶則居民才八九千據道三等查戶口城內男婦老幼物及九十七家者高者宦商士族接極局僅三千口其餘能

自給者約千餘口此外粉面菜色相与行乞於道其向居營務略被災石室者皆

兩湖及江北人而土人無之且也甫及春末即遷徙如刦掠及移月有素紀摘一不

夜蓋皆暮名丘籍督部伍為鄉兵大吏不敢誰何而民間不能為枕也向者

金陵城大署宜及今數北之餘改革使入符上<sup>一九二一古制</sup>又舊例修汰宜及

中量移改往來不至而起居事子孫自恣及也

今示之以儉以崇樸亦生雖切促不能勸宗宋之聽猶忘也

尊兄二議矣承

詢盡義局<sup>此</sup>自此後抑相去大澤合肥之隔不過一二年也 合肥之立

局刊<sup>此</sup>先<sup>之</sup>家塾<sup>之</sup>也立往次以及古注又次以及更詳<sup>之</sup>過而繼今

此也<sup>此</sup>易存義理<sup>之</sup>自易得<sup>之</sup>集傳<sup>之</sup>著成<sup>之</sup>氏春秋小戴記  
志於<sup>之</sup>凡五<sup>之</sup>藏事<sup>之</sup>惟<sup>之</sup>少<sup>之</sup>奉<sup>之</sup>寄<sup>之</sup>也<sup>生</sup>日文元成武王<sup>之</sup>尚奉<sup>之</sup>矣此

○其子考吳大典周易學術名校者海昌李子叔元端齋遺稿小方正之著

也此局皆博雅方聞之士外夕教益良多它如勸善局員陳太守卓人主

糧臺委員劉開生太守洪琴西<sub>松月</sub>先生太守<sub>松年</sub>巡視總督文章襄年<sub>松年</sub>文

朝子真大幸也近獲色彩立致多矣為會課以仿禹定治事之目

備述於兩電院外又後編久數之信函電令承認付成稿以仿禹之經義

以自慰人臣誠力嘗賴此差足快心 合祀之新建 聖廟於治城

北枕山梁東采木外洋雄偉之規制於粵南粵省撫西加以為地

運引連江而為津地惟乎 大成殿以南屋宇相比其北相去百里不

詣見一民一物惟瓦礫滿若列棟塞天惟鬼笑而不待夕陽時

老屋三所無發一束其一為城隍神廟其一為清節堂之義學得懷立  
十一年

其一為鋪折殿外僅存方四間徹土補葺而且實之即以此殿地為園亭

建之直權而付之灌園者號挖窯日暮為鉗歸繕營些覓生

立牆自號之樂也嘗日生於庭零露引盡方今年少頃求速化改乞寫定

之者亟呼門子之酒此二堂雖荒蕪、大故也。謂之中丞移郎入慈懷

陶公詩酒而在不能壯贊大猶令得酒不禡照。謂之失一右臂矣。窗

國之失首在使民幼達大眾之不行若民不便私弓令則荒已豈非開破

吾不能无恨也嘗向於三公輩之忠勤生平謫宦在後雖得宜不無因  
噎廢食也。嘉慶太先生之子端粹以之師未嘗不之經。子靜心術醇  
矣。二兄未嘗不能文自係家學。先元季二方允嗣太師德業四方興  
天乃重其賢名焉。其祐運少虛懷謙恭誠之學以成及  
其弟第一代洪卿者紀念祀之代其上表才俊而兩亭在太守志明軒  
淪落歸遼西省山麗之學問始創之代二兄愛人德範才局蔚為一時  
冠茲亦江東之幸脫參相官孰捨不之准則予遠游黎陰方物  
息土蘿無快快清福已以承不復見兵革即餓以勞瘁以之敬恒

爾此後布使不覓宣尉久閑而不甚年之行  
賜示至為切禱罪此布

印頌

孟鳴

馬第第

高之大及三竟焉何以本之久也候不亦知也

此間的固誠是仙勸改故惟物生隨君裁者蓋以易新將恐範成  
采之趣直許是在江春用人靈鳥主而於才是水種是未免些粹  
然無瑕福爾口舌冷暖人情構於二人不能如承志太尉勸之權治  
也那患又不在捨睡而坐了俎也如爾五漢子御士否亟請奏  
督耗不必回海北江蘇之任其事少廢耶

又西

子秦絕年大人閣下屬行強同年仲孟之念

叶祖

發及馮蜀尹來東北見惶至付及

直書承

愛懷  
口號  
即啞

道的亨經乃慰為祝利而忙於上兩物年  
閏博於仁而私育人子益以

多迷自娛雅合隆情許之義或重謹貞不

絕俗之怪殊尔使不厭第申陽防守烽燧及王  
年有事之時不輕舉手之重有非紙墨而  
精妙絃自畫來任而已其勢以此相形以知  
其勇功自矜也一部

鳥跡擇之山之頽人毫

里一懷於室署生於林雲輕得葵之子遠而  
之長高者高矣二十倍於植耳其直若毛羽之

不名更以兩側出焉何以可言寫亦行草  
云邊符被於利刃畢竟之方不出吾教書卷

予仰奉天子事都未即上直義傳耳伏利

賜祿華少神左考侍郎已出都芝房丁內

親事田長山有夏之任棄城也以老更重辭

蓋西臺百僚次一門无事尚又兩有三衙傳席

之行刑禁防氣在三事秋色也冬不貞此奉行者

名總主兵尚在荊州和二年或以不滿恩令第

極門事始以為幸不相至瑣々竹摺多約

據成快康作則法以十二月  
皇師寄一函

朱叔利 蘭芳再乞

固不以叔以汝付利高而不懶不頓也。中陽至荊州  
省吾母慈由古陸行毛尤也。

南下如初歲情斯何不無貞

更願傳弟以以仲子降耳利被之。慎上定人子重  
而尊之。家相與安。統惟雅尚。佈利

而之。奉此復候

其後降表。丙寅之年正月以此禮焉

古風之全集之首有一部詩說

上則刻其弟生多不曉之今不易得矣  
舍之行之否皆是  
故正再

子休於其後又復刻其明使牛之也  
寄予又用倫大江形勢也草率  
亦可少失字于其果不念、

子壽仁兄

弟洪武書



子壽仁兄并大人商函謹

直書以抒胸中之行處裁倉限而此行  
中止又過日清狂薄幸以致上覆藉匪深  
日飛流村中亟乃新詩當行陽月廿二  
即乞尊前芝光如晤仰候

侍和原綠尊長清惠深承厚慰 兮郎

向傳雅綱者李子德不愧科門之目情  
如如若人未嘗執箇相授以行方也耳  
蘇子東坡云秋深時

寧使筋骨寒未折而全仰云經互楚  
南不訪王南人。惺成風野色南  
國。此行多是蘋果之否。此秋深中年

生平所未嘗第  
見事雖中仕宦之日相  
素第里三山已天庭  
握手猶夢為季布  
古之有竹子打此等  
性處而此種多是易老  
黑頭白髮此種利十萬  
克也而此種多是老  
矣至今年代乃漸破  
舊種

因下燭火并示良方傳世嗟嘆而有內約  
於室中清閒才又生一人而為嘆惜

老矣空一無利取在名聲老矣海念之念即  
當去赴田園也林中松竹即松竹即立寄  
上傳再傳一切草此遺向

起居禮義行御多不奉事以禮尚

首而卒

陶名而即沽利成十三亮中而多人代莫  
作真以遺佳者尚不少也其后雖復不尚其

遇缺故吏人有以詒毛所甲詩躋高麗之後

至而惜耳宋紹興初利中

實之而真也毛南嘉禾傳是其後方山大  
尉其子孫也今其後也



子東<sub>一</sub>嘗乞四年左人執事三十年而登富陽樓後

大作聯語云雪光為紫樓為影風為吹開闊外天即爲廣內詩人是  
蝶山先生名及卷四鄉舉士什階赤縣門士抗凡禮

執事登第及即枝隙歸菴欲陞未由蓋作天鷹集人也成辛卯官

古有隆當歸即隆當歸即胡矢志未改移多舟過蝶山堂獨月華

治屬

隆者已外生富連人陳襄襄不輕言題於坐色更虛光

執事集記亡年三十聲上多施刀以寫作上而富多厥弗省也昨歲望  
楊柳鶯丈母讀零章對白及

而著文陶吉樞立一書名曰集也以尤賜挂上今年三月嘗歸西蜀  
書并一詩什如天外飛來孔林萬古之間有劉郎州錢竟醇一起西蜀  
獎舊隱方不即老也以當發陞軍多年猶帶使君愁每宣飲獨來  
向他處险阻憂愁多喜見者未成秋耕未歸空念古人耕且暮三年過一  
蹉跎易生理故集其憂國以圖後事每夕徯仰手一書甚忘也陶  
辛公人集竹三萬株種成園於先祖之陵六十載知名譽名儒游學生詣遺色  
插高秀義七門列坐陵向壁古今語叶三人樹久焉忘人故以號之李氏南  
隱居而已桂寒文理絕妙向年凡而也上整金付刻廁御其隣名拔鬱之  
今得參予其勝也客少乃結廬作下車馮都一念三年中心力研革易思

奔上錢版。號曰國人後工錄。當富生

坐削也。數年厚積如銅瓦不易揩。每部一員。肩頭挑。左小童。皮馬拔。三在客  
本。丙東勢。陞副官。乞廩廩。歲。一一病。考。九月初近。千人丙勝。暮。胸。叶。天。寒。春。  
息。指。半。往。之。病。積。者。滿。大。不。能。圖。陞。取。也。海。中。控。稅。局。自。東。移。嘉。裕。從。近。  
又。併。也。局。而。一。回。事。于。考。裁。汰。易。半。

寒。陽。弱。弱。然。以。厚。掌。色。雪。之。故。有。所。被。搭。多。變。其。會。桓。皮。勢。尤。連。隙。萬。對。  
負。內。主。之。為。牽。冗。所。累。李。奮。易。連。統。毛。

一。首。忠。附。

里。三。據。城。取。主。寺。和。聊。志。三。十。年。來。他。嚮。主。祀。南。此。僅。隔。一。開。牙。君。山。意。

在中央華

鞆川莊西林近右臣卉居士居舊舍於堂上有三龜之室。南屏年丈云  
為文凡二三年後擬結社十峯頭幼

執事座上性寒南屏近弁補不聖衡對奉其羊文酒向南而至不易。上  
坐也每坐為思據清介白石實匱影立秋署性

君色自正名博

請憲示不宣。某口第考之度輕禮二首二首古里南屏為本也。可嘗持下

再此而傳祀。越半百年之後始寫傳參煥文之毛支勸多誠佳文也。

子壽尊兄有道左君嘗往還多方老鄂生櫛  
梓間多數海內文章經濟通人必先以

至益利意中耿耿殆逾十年戊午冬逼出荊州

已訢審

講席斯在既近可期乃適以度歲鮮飲今年  
秋自京師還石漢舟抵鄆又不得由<sub>荆</sub><sub>江</sub>一面  
之緣如此差近天下事不知底極耿耿懷何時  
得晤言傾吐耶主柏客判官許謂率得消息知

通擅佳勝已慰馳企讀

此若登堂吟合以風笛輕言江湖憂固乃初于爾

爾十倍何以枯索衡門竟不出世道可知抑志

隱居亦閑福命

五柳

千擣孤舟偶乞友芝

八年

五十榮悴集舊游於託是無所出門復走來

知止泊伊闌希

君高閣子願已滿而猶弗祥之從軍在懷甯亟  
往一看就尋一二故人謀還山登舟于此致候不

社盡意莫他日汎江西上勿乖

岷山去訪你耳

郵生今蜀錚，可謂不負

教誥。幸方為君子故以鄙意，觀萬兩省初尚虛

喜秋用舉生人後未益不敢忘懷其任事意氣

鋒芒大露，徒以才富人所忌

先生師友情至幸更嘵以

戒之于萬、伏冀

為置恐禱

愚弟莫友芝頓啓  
十月十四日



子書仁先先生詩右前月奉  
夕而作

毛玉瑞誦吾學懸無量竊恆若

兄枉成人之美何過也近字之墨移抄素墻白壁身薦此筆

殊物那君故忘謔酒杯與通人裁推原縉見兩同之舊而參

兄顧不屑指序左袒其獎備人所不為若心掌空誠屬好教雖

亥曆先生於六書所謂精極而妙絕正不足數者猶時之變有

遠議而謂管窺之說都無一非甚誰信之俟後

尋見望峯出寄王而心禱耳。降宋主著相密表兄處竟苗十二  
其傳不忍釋。窺印本多乞舟一少稿。在鑒之矣。監中盡名宦焉。  
殊知宦不能移民。賊到康民率往。乃賊官到處。賊文化為民。遂滅。遂  
賊何時移。家亡。漏澤界。一年。卒。遁鄂。生南歸。族賊。楚孫。在  
里。避亂。亂。除。日。及。家。妻。兄。已。崎。避。入。易。失。四。月。賊。復。逼。近。逃。往  
身。出。及。桐。梓。与。家人。逃。因。留。至。五。月。詣。鮮。陀。今。蜀。麻。布。主。捨。櫟。隨  
此。非。而。主。若。逃。之。此。身。特。未。知。經。流。何。地。確。考。

兄蝶洲恩詔矩鑿洲矣以田冲前輩已近待鄉里可無虞叔即  
出峽相晤多可空忙得郭生書渠以病舉代解軍柄復奉調到省  
養病此時計已行攝兩溪伍後也莫當相在未候選已兩年頃弟  
老多夏至及芒種現撫懷常擬往彼時當至徽州耳不附

聞惟

動靜頗適是頤神地無望

送弟鄭珍題首九月廿日



子壽先生有道數年契闊累慕良殷達知

勤履清和快以鄙願

先生名山著述立雪盈門

績學清修令人欽佩前請 張碩卿制府代陳  
大疏極時勢以直言徇至啓沃

宸聟當與董江都陸忠宣並垂不朽近讀樞言一冊議論  
似呂東菴而簡潔遇之更正曉人心而翊世教尤  
為佩服嘗嘆四方多難之秋鄙人謬膺大任汲深

便短憂懼弗遑急里一見

壯度以銷鄙吝時屈臘星

先生初過陶廬快敘天倫之樂明歲試鋒時  
當歸孺子之榻以待

高賢尚希

惠然肯來俾獲鶯聆

塵教何幸如之文郎樸誠可喜知其學有秉述甚  
當歸者

庭闈恃以才腕附達用申積愫藉清

著安

道術自除無任延跋

愚弟嚴樹森頓首



字壽尊先生先生且下前承訂正拙稿佩服之至中則節  
大啟靈尤為先嘗受益為不少矣因修稿完極

大集初讀一過之多能幼易竟立缺無多

先賢擅高才得其下筆如飛行絕迹蹊蹠之處固已妙大  
約于思極雄捷界極色澤考證間於古人之言世  
遺憾生耳警孤今日念此謹寓附少間再者賅稿即不

建萬石印

惠弟存研局

外

大集一卷附繳稿

年秋

十三日



子壽仁弟大人閣下道阻思深續日歲歲恩

蔡生恭承寄到

手札無限經緯重讀也作喜巨慈伏冥殊  
借寇刃以伸大憤者5同祀共賞之也被害  
狂歌巾幘者作曰形雅四面博婦而荊州名  
矣曠13五年嘗商擇蕩江譯化危邦勑衆  
郊尤三仗少陵快慰也

傳宣吟危石曰  
利城當擊碎唾壺一枝  
全叔家詩稿完付梓否耶

程氏以居鄉氣

閩強起趙朝兩年以來言皆拔葉今爲東河  
倅猶杪將歲沾沾水雖安於活人若不習安分无  
不利乎況為謫似中宗臣在夏仲之利益以求

閔子叔敬惟

是也不差所云至小兒宗裡衣薄薄者有古

昌黎公集

予壽尊兄閣下有到长沙者高駕郵過  
還約契。諸三年。倘且久對。不復以通音問。欲以函題。蓋是

可也。

後庭卦及安健

侍奉多移。莫以爲疑。

不謂前後秋來。此意何以。請席仍草。那無後  
續。以善處。故令。為之。以。止。加。於。但。卜。策。以。也。

來書未及。毛仍懷。向舊業。移在。以。凌。之。說。古。特。者。殊。耳。

董公在嘉慶間一為陳切據多於秋日之候是至辛卯凡五年  
公倚杖者甚日以軍屬腰帶雖善而僅保孤城我共自小由南  
以此地在相國素烹如軍法不主戰守之勢益強潤上中丞之忠  
勇幹政共篤內中丞之聞得不以實奏回旨封疆始為破柱而  
手為禽部叢蟲之功亦淺不少以此首之以公特為急務者之  
以公制急也亦惟其付門生以急急補行軍委後抵桂公  
相商隨其道攻為持重處城破失被執于楚中急往江城鎮揚  
州府獄久不考時城同官王序德向白晝是至二月破城之日  
必令數百全副通緝若與史文忠奏事大原由西家盡棄使太守

此詩未之嘗使陳康在處於秦而送後漢書至宜陽

之某六六

真謬之妄與之相類。上相葉庭至孝送我實擔生柩大計

以情之人聞之

廢主耳。而有神焉

則下當以軍謀而失之。其弱弱以自刺而相餽。後是至少計  
私恩。彼此也。深相忘。多徇私。而無舒。以為渠計。而

國計。如迷室。以爲從事。而早寄。則不覩之。

今也。序不敢。愚。故。以。讀。克。下。某。度。少。差。深。可。杜。心。更。多。故。懷。

之義自以少之故大不敢挂其口當取公私利害以亦固  
積不被責等可以是也。自幼至泰山在里中初不識一人猶嘗喜友  
同子善此後益過而高人耳。向子諤承志素好布施者也  
也。唐子學士銳正直不苟得博入公見其以口潤人不取

聞下不生詬詬事。孟懿子未得陵其子而其子仲孫閱

季孫駕部多寫書多從中

則達達焉以行快也。子而敬之

侍安時沐樹不宣

其後九月而

三山由  
御史

賜書時在苦山中立南極至即素之有風及玉朴映射武昌之

周子何事那紀生

國下之也相都本也若使三山由二元辟地六月達高千里之無窮  
精采日又發先帝大旗將勝拂雲霞而人強自古於此一毫  
水前半的生都本也如也故之直指計六萬耳半水与冕九太守  
約是於後去半歲滿未罪就餽於也諸君之不為難此種人道恨  
大約主政主社而多奉本不被以一承也毛澤曰不厭過節之便者

伊豆ノ島の日記

伊豆ノ島の日記

伊豆ノ島の日記

伊豆ノ島の日記

伊豆ノ島の日記

伊豆ノ島の日記

予壽仁兄大人潤下  
一書。在杜你膝前以序記  
相從來常有三年宵以次生另一書。送周子佩東部書  
之。萬物七月初生。萬物周君時。橘丸始而生。

左右寫計秋深時。諸兄赴入。

兄多歸懷。山高水長。抱經書札中。所不缺者。多暢微言之矣。

予因舟川過訪。因

古道為江南郡。不移中。玉韞快。越人之古人。留友向。因之。則  
里幕之。以利之。西年。如。而此尤殊。亦古方。游。其。其。其。其。

不破未曉林葉交暉時人所稱爲福者也

株門也庭亦平固之左峯株也也

審述管益宏富也其也事後易後其以

見示植也机局是也也吾以大為之招不禮不赴起至此移

先蕙定此河未種風花久收況是人物也一俟而歸即薦歸

蕙蕙至都城不缺濡濡大約十二月仍心煩計吉祥吉猶自

數年過於夏荔驟於蕙移大抵得益不被支以門宦事連懷自

援我安內也爾不破之者也賴日美五仲晦重人世傷心之事也

不異之至極矣哉。若以毫髮素精微者，其犹諭初結於草木  
而終成功乎？苟亦論其爻十緜而已。

兄前來，因道其所以數十年間所為成者，半之杞梓  
名模，而以紀載之卷，何不船裝乎？此蓋為未咸熟，恐物尚不切  
尋是實力勉之，再以兩同之以爲高古，未足通也。若第述其事，  
故以故恭事之，蓋雖聽允不如古，又非才力不逮，抑或用力過分耳。  
兄又嘗詣西廬，以爲神美，自來六年，于父之接骨圓  
之廟境，屢有神異，是連坎坎人世間，所罕遇也。猶重候之。

所傳乃生之於初蓋以生代後主承其家大弟也而被以家之金下  
列傳於六祖道矣無復

大第如烏鵲太白牛狼羊豕而不擅生家物以自贍其身之不外焉而  
或耽情冥思之物可道不圖其之故所以爲商人也

兄惠先豪傑性自樹立者也以日進內籍大家也

兄之外多寡人計為晦匿之不少而不刊碑之以歷考焉之素

但肯生鷄子人鳩之不疑也因以病故北歸遂付利助以自贍鷄車

皆矣而兩度文政空僅言詩集如刻之不難亦未結

元義樹、（或姓劉改之等）（或姓成高）成高者，漢成帝時人也，號

止齋翁。字子思，號止齋，即齋翁以世祖九太守爲名也。

停

陽嘉末，陰嘉初，即齋翁此代爲筆。（續後漢書  
卷之二十一  
東漢書卷之二十一  
續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其居址未定，著先秦子集卷上，六月二十日首次

子壽尊兄大人以下契誦五年晤言一夕別長  
三徑松竹何多無寒促惟

赴居鴻臚

大第過鴻臚後讀之再三汗讀鑑研不盡里生空中  
真極之譯並藻采之壯素少陵而後一人而已則  
余猶忘友聞此見笑過矣。杜文亦不足爲奇

尊集錄

謹德之至情於叙事章句中之抑止中之所生  
為不察已甚者如不覺其晚也。雖多猶時三年  
教之。且極力以示人也。晚成竟何辭焉。中丞嘗仰  
大破之。且惡勝辱。不皆明白諸家。蓋不特西漢令  
楚漢之先後。力口其。殊功也。其曰。前漢。在上治而中  
丞。國中。勇略。又。是。以。微。使。善。力。口。先。後。引。自。高。處。  
而。古。後。史。不。得。此。大。將。將。主。時。情。口。西。士。人。併。力。

生れ未だ西に南軍主事の瓜田景春以故年少  
父國而不被抜不啻誠き其性耿介篤厚  
大局務勤修中天正獻起

廟算被推至全年其後母故上向坐是行道苦不樂

弘治二月同卓馬共弟被推至保陽一趙三月一月初乃就東  
寧府又古父孫不善為伯弟齋民諸兄弟時遇達相多指  
友聞之再三天子之至清財奉于表相如然一歲家裕而日行

少卿年者三十耳故予未之教以利或由於其愚也  
（注此性生於既成之後又未之與也自矜其才者也）

聞下嘉素語序向仰以舊此時計已過埋山矣相傳不  
勞使入相府持此書在門外

萬國除術多便半時賜書予承教極喜

況後高廟相國常欲三復賜書故謹使從西上刻



子壽先生年八十  
國下志於年譜

陸承恩

幼讀先兄叢書一通卷  
答詩三首  
陸省甫先生遺墨  
壬戌歲夏  
傳業未竟  
時有懷子之夢且诵且些  
而知解之以自止  
惟愚論凡而學之  
千年前後近是  
此種古文家平素不存  
至乙丑年  
其子直尚在授  
予人子修如呂黎  
其之集子而徵聞  
棄以經一  
致而海內  
之士多好其詩  
其子也年  
號爲沈郎

李先覺、祖輝人間廿年不外。予嘗至  
安南未之見。而高麗多以小吏主營貿易。  
至於中國。以小報至遠方。而後主始知。而  
遂奏授中員。再加十級。每歲貢羊絨被。  
據絕生以足。富大儒以幼為孝。以之考之。  
則其統治僅二姓。之光緒丙午。仰基至  
於廿四年。考。物序利川而生力学。幼  
名小英。而以

得李先覺名。在雍正丙子行

何為云當年因物立事之善多矣惟屈靈宮詹  
人擬而地窮於其母庶生精高古可尚玉  
圭主降子之本真原本自期

予猶是先模連陞差誅摘掇拾石流至行  
即極而高字深詠而少才、苟言以酌

某言於洛師方深清故乃久久久病入寺竹書  
也去帖授祖可觀尤別謹啟寧家法書竟不記聲  
安之光堪也想稍以奉教是藉在些闇勝游於

少時付到最將編極物種圖室上一席  
題跋書寫之山巒石刻密與移轉研寫凌  
直居之往來承班門再行此帖

是少壯寫書尚小楷至垂年而未嘗不作大字  
上得法茲均底定海字後既清秀乃為大變  
致左右其稿後半故寫凌多如雷火之際所急印

道立惟

再余平素特供奉日人赴已里并承  
書及

仲夏月日良少

頤養房稿卷終

年少弟李桓移



子嵩先生年大人閱。重秋以東陽立側睡李  
左拖洛社月也相告益病中由陳子元兄奉  
手諭恭候

古桂先集序之譯九教之教以尚功情禽  
何詩茲特錄付列。蓋譯以十通呈

閏三十四年夏月嘉善人王立書於上海  
株汗多謹訖惟情

舊學林之耳。大英詩集先達句有余以詠

游四省於年少時 物在全懷也於慷慨之年  
至玄涼而引同少植太山志之而最矣佩極、言  
先占之第湘雲晴笑才此間久而心生微滿以  
得過此一第又陽真松一株為妙此妙絕本之大蔚  
貴賈士以吾家安再於时留之 欲者先致函之後  
歲暮之物其馬聞日有競擇格殊多不及分  
有考居寧方

望入於門室中古之病上目疾年既望光沾榮

如西紀桃日力亦短國史抄錄卷之以詩文於述

地立成桃也大界刻南

講席度日惊而捨參縱橫

身以才急移多喜此小風至後名移

小者立玉玉鑿之木而數中房帽畫以

多時而始得而已

筆以弟李桓哲詩三首

仲夏立夏立春時歲因附

子孝先生年大人閣下昨由李少府至到  
白丸反覆前調在國之素与舉士之陳調  
志差相別極雅故上省窓

大君子固以之居上日士大夫為物為性之  
論下率眾多于吾心而發憤可謂細核之多  
於事之素角精存其詳民施物與於孔  
門者此詩人亦存其厚于生間絕如清

東方論茶水論聞中所據論引言士病  
於予之言麻大儒素家自相呴濡以沫  
然亦以固見經文者當求此

閣下惟以勵學才也和平凡為人情之表實受  
生平所學而知其相入之微意在以相之用以持其  
所以是之相是相生平所用六年相也  
而後更

顏色易往性情多閑居尤足伸之無事以陽  
開戶以得館於王門以教所載友生移為西門  
游其後主始知東施再之

遙園風月如舊久至化。維舟未得歸心正  
坐之云何情如人何幸此之母聞平日積痼數  
秀窮凡丘葬稻稻重而有田家辛苦年穀教  
予當為孝於耕土之法益故得公事力業村室

地東爭易置而難塞過羌若今日暮點軍乃  
日易將飲露宿多雨而尚如是勤慎至是能得當  
日勤慎之可以續其後之人也地方一以生人男  
婦既被其害亡者數十家降卒三千麻衣素面西施而  
亡者半事所致然有如此者亦必死於勤慎之勤  
皆道服故為之且生者久之以至於易禍哉  
李少府頃已棄鞍馬於大漠而跋涉其跡殊亦

多方謀濟。或曰愚也。雖解重負。猶以未  
固下推服。若云極之。未及下。多諒。

雅好殊种。竟此數精。餘惡方研。湘水之載。詩賦或  
業。閱墨。因有而推。此雅集。既慕其微。於是。少而知  
宋。若。亦。前。亦。後。閱。若。亦。第。意。乃。之。而。而。

嘉慶癸卯

年方居士

等安而下

年少弟李植。故多。貧寒。

子高先生座大人祐右以抒公賞其

古文善書兼之極盡之因上漸言益進矣。始已  
此詩病体不復可尚目可至

苦櫛而倚主以快其經降瞻仰人情又披詢  
數生倒地如故大病年而始。居弗望城院  
此多雨處當故生渴枯坐經晦承枯如沟為當  
時保而安。當初生旱生耳大病年未有能

世降人言大夏社自控才力且抗才氣如老丈  
者孰知宜取此遠引其身。杜少陵詩云  
政學迂詒聖補遺古風今采唐莊酒誰重  
流舊業昨拾廩、因之墨跡沾草年復古再  
字生新之時以家傳志立字杜康有千萬  
而名未以林半程未尤善采蘋油森列於言  
湖光水相映如花也高祖一門多豪傑蕭何

東山方以鬼谷武陵言之亦以故心汗流沾首汗  
時至之林景月端卧榻鼾聲大為之惱乃西  
壁半就佛坐且坐生滅也大喜得是素多

為之計始于監院年少何事未主報應故

游因池名而忘其名矣

傳主

余心



柏子

余心書

三家村居客之每至歸宿

子壽先生年大人閱  
立秋廿一奉讀

至九以盡目省久稽其後抱雖重以果

晚次想

元抱呈第

侍福性性以爲珍奇閱

大著立文名聲也編梓開雕景里蓋雲

先叔為性子元昆仲  
閱喜東湘雅影

賜字一部 所以事為主其坐者、殊無清  
學生若能作些兒見一萹在雅多而未有考  
列集名黑石倉刻也三生也未告成均求

注中首立為風多日疾為世多苦亦年少業  
之輕左道采药失所以致犯法并革革而病  
宦之里刻掌過費盡以是少彰知大治時  
先生任駒疾殊恨一耳 爆松碑興舊碑

你忙把你分分主成害為乞利政為善事此若印

台玉 胜地產合玉表耳十年李柱

家九居李財氣

子月廿五

子壽仁兄年大人執事執劄以來載  
離寒暑川路修阻音書嗣絕願宣不  
獲行軫無已伏惟

執事質仁秉義底節儼然被服儒術  
樂善不倦嘗覽討墳索揚榷訓典於  
天人之幾詒忽之故燭照敷衍觀  
指覩歸博聞彊志究竟其惜識見

閻達思理沈深故能圖畫出危機  
度得失覽觀海內總括之務凡所  
為因事制理舉偏而捕弊者靡不  
洞見敵結握其要領假全建樹洪  
業橫張遠謀上以下全莫不如畫舉  
而錯之故可立勝然且淳湛卽古也  
俛沃歲薄書鞍韁非所將遂注

些僉之脫苦塵囉之中枕身青  
雲乞奉其產量卓越棲志恬曠  
富貴利達固無足介其意要之素  
蓄奇策盱衡時會防患於未萌圖  
備於無形計深靈遠不蒞瓦覓諸施  
行者又豈能復更忘也

執事既意述作設社以復古自任所

為古歌詩文辭咸源原於周秦道  
軌於漢唐肺先士之盛嫩矯末流

放失搖藻下筆體質起文韻頑古  
人誠無愧色既遺棄軒冕徜徉於  
江湖之間做僅恢奇蕩滌情志甚  
所論說亦將洗澤自恣不可端倪譬  
之神龍游於重闕元豹隱於深谷其

蜋煙度化爛星陸離之狀招相賓客聞  
渺見者所闢也杭自來聲至四方即耳  
執事之望又見

執事之詩與文諷誦頃限想慕甚高  
人比來京師同往朝籍雖見通款洽如  
舊相識乃得盡讀  
執事之詩與文若乎理詳而駁淳乎

若冰雪之擇浹洽於中而不失自己既  
而往來益數議論許與相視莫逆于厚  
執事不棄凡根以古擅教勉古待文相直  
則反覆算席未嘗暫過之枕竊日思含  
執事所以引異主者甚至輒戚戚然慮  
欲有以自立以塞厚望無昭知己羞及  
執事南返杭上東力吳中心惝恍若有所

尖極遲於茲陰伏不出聲以暇日循習  
故業心力甚耗不耐卒思凡而目涉少都  
不省記前生善敗疏於考鏡致向之術迷  
於津涂疚心時艱兵倉卻處材匱鶯下  
於世百無補誠能深自匪匿不求仕進  
以蓋其失而養其拙點六韋耳矣麗山水  
載於圓經累綴之軀尚潤登覽窮顧

執事翩然東下弭櫂長洲暮夕譚謠道  
契闊為笑樂縱觀山水之窟落情娛嬉  
行歌互答如響斯應庶使耳目不輟於  
孤弦已人主詛聞陽春而思自銜其魄  
也樓之之歲日月以莫伏祝

慎自調謹以啓下忱臨書不能宣備

年少李抗頓首奉狀



頃聞木民年丈言得吾

兄書懶染信鄙人甚愧之

兄現居臺灣有三胞多匝之局倍縮而入境  
固不殊元否

臺上聞益唐更怍唐無量

由君移望隨時著手以成產生萬事本無二端

一言知音

李良玉祖望直才卓然為一時之冠本頃接得見深相仰  
慕雖而有接未盡詔以書志附到蘇小往言高產雖是已四年現在  
某所設局殊深失望亦嘗自笑人如此良可慨也

王壽先生於先同年執事同潤寒三十年而寄蓋玉以嘉消息  
方疑嵩長無聞長為

君子所送臺輿血奉四月半

惠誠喜促倒樽遺朴錄乃知

敝人辱素稿者而班向者之類為妄潤也即承

侍祺萬福

遺稿日強益以為慰 諸郎君天才既富學力又優 三

郎經濟文章已堪名世聞之欣慕

先生惟有寒兒癥者偶有以信其不然道此阻長未由

不更殊將乞了

大利候先欽仰矣名

先生往年所作微覺詞勝述未有疑之言參微有用  
三學主事不朽甚庶俟乎

某素謂過涉粗直似東坡失措特自謔耳亦足萬  
論也第甚問卒忘為有傳閱而實恐不懂張軍一萹  
望隨時改之毋濟後母疑如都性朴直不緣作齋西故

教水言者之如之病少無為誠以

尊術故謂

李藏珍作以述不自知王而卒矣王政者志有說焉竊以為詩  
者生於人心者也心不空偽故寃毒者其詩脫圓直者其  
詩勁拗樂者其詩淫且和坐慢者其詩贅以屬覽者  
即其詩以考其人而其人之真可以而見也自魏晉以降  
才人多有古趣於華麗及今日而言志之義故後夫儒  
唐四家有言詩文亦是久來上率多所以以淡實為貴好

久繆以久之勝如魔附私詭甚況於下草時寧自負所  
經以與天下士相見不教兵帝他人之長以自掩其真也  
又竊考求之三事無取多不盡之言雖則直陳其事  
立約東潤君父臣子誰有所不盡之不敢言者不以不善婉  
以得之善萬殊殊生於屬人心以得則大厚疾呼獨  
憐孤苦之不塞天無用奚嘆嘆若以瘦弱隱微之為平義  
名有當似此一端猶西教法加辯飾第諸多為載道  
公卷而有所見石粉桂後以本是教資也

先生為布衣以

故

素喜歷教東南侈變諸彥其徵

先生蓋才氣過人已久而益執冥冥所悅服而稍狭之性不無高  
所翹者太抑道廣則難周蓋在生師多懷情而特未  
啟陳也竊以為文不繪博而取則美精矣納逆世士大夫  
庸鄙不立華侈日深歎已熟人漫以成仍以取十數年所  
見文采耳而心術若方圓若流也以是知聖人視其所以

三言納千言取人之法

先生精空空有所失於憂惜太過以毋有不如深求考乎

多聽之喜欣以備

友弟之善惡能牛之馬頭也於蠻常也後於齋晚豫之部未  
見大劍且使以一人至挂其間閨陳烏隊未就老威持童  
未嘗輕舉西北情形先決繫不苟收捨綱牛大冲乃水  
師之祖更使他弗云深可愧寧閩東似舊未盡根本之地  
尤如杞憂擣牛之風氣而如舊故縱橫微門日聚行委扶

慳惜所不盡。而昧內而專外之途一高善而以偏窺。譬猶  
黑之寢為寒心。輕氣微。次刀劍。奉始初志。第臻歸思  
而放鄉心城印懷。奉一樣可託是概以一掌持以糊口而安  
斧。久所忘。猶復系累良多惆悵也。旅中彊游往還。石磚  
今春又遭大雪。上表。助。奉人。並以固憊。精神既竭。  
志氣既乏。頹精粗有心如燭。而益失其照。守。行。方。久。名  
景。修。尚。先。名。舉。伊。粗。知。漢。書。主。志。之。經。學。作。訪。古。文。故  
附。告。身。在。毅。後。印。傳。

是為汝不無傳耳多兄弟期肺班元

首十六日

外有奉雙事另紙附

年伯母大人侍次乞此名印  
請即君均乞以意送念

再啓者內而病迫母請掌之政學取列成竹自古途以虛  
三處刪考一書詩而考為小傳因稿詩三及其人其世尤  
出直義士並惆憂傷之言其主意有隱而未顯者博取而  
人之德以著之而人所未及以問以都素以之甚文辭不  
符而言有可取者以取其言而立者其行以為鑒而存

全傳彌多篇而授之於義多不考者則割而烹之而著其失於其人名下如王仲宣嘗以軍沽酒就席在上而女  
姁至德遼曰聖男勦之碎燭豆室中即沽者尤所憚  
怖之及宋之尚龍門應制詩有賓命乘周萬物劫  
經凡萬此數實昧於房臣大義社小之極類也自宋迄  
明則擇取十家易為一編經葉數年今夏始具草，辛  
亥口詩述約三十首竟寫意於淡墨亦不無裨益

弁言知桂南有今以之以先大志大器所望

桂南

三考錄文采不足者

方雅一覽而卒的年志之所存散吊自古亦不無棄人  
者焉多与未有席列賓朋先之他人欲奉以为請  
先生知我愛我情不相却也不勝謹切時望之也

竹刻強孝廉名汝詢字慶生有板闈之行夷魚之守  
志存經濟而志縱橫之才學宗濂洛而志門戶之  
純詩文清絕見道而可以自名家矣斗饑而耐勤苦

每僅自矜一毫毫於家口烹調均為江南北第一人  
而之久言流之於外者已甚而深有行之於過熟之處也  
三十餘年所交惟此而已故故以告猶尤恐

先生長以二十一年來在京呼號謂久宦全  
弟素仍用舊稱號忘之抑外之也

李壽先生仁先同年聞下契闊二十餘年矣中間迭經喪亂並  
吾向不遇者又經十餘年每一念若以從游三樂覽

光化寒月猶時坐此中寡無憇息而其餘緒一廢在庚申  
過地寫與化縣弟以續記因仰盛觀慕特寄不知達

覽古齋

遺體想盈牕泰世先業學業空名有時貴色六塵虛無礙  
寄計為何聞

從者第住荊州書院五不滿累載

第述官有日移下上授梓居此倍以所患終知病而舊僚凋謝  
每從詢問日相南天愧快席已移向未之分清刑部法即清  
微往呈述今安十四年而三十數年中兩下大喪虛經短  
氣家業蕪枝東而遷徙靡有定居九死一生不堪謠述  
古秋不滿已後挈家下都一官為糊口計幸圖院久一  
旦後乘舊轎輶名在外多至異轄如之遠終日閑門而已  
車之米弱殊桂月煩所入不敷朝夕雖嘗待炊以為常事  
余天下事未知所底一身一家之帆絕至何至云即与不

以置處相仕不得仕隱又不得隱謂之委體。人臣雖能  
據者而已已至此矣。名淡聲薄以淡出即忘止失家乃歸此

第廿九編五錄異編

先生喜愛我甚極以教之二子幼或二十餘已入學校宦於三十  
年相從後盡其保謹在都中。始稱在興化時友人為刻三集  
率陸二言跡不外古文集以示先生

數名堂

真言論所不遺也。弃服故因鄉主因僕太守赴吳省立授教

書亦不復多述弟知何時可遣空  
切希斧墨一二

賜後幸曲來

大荔封至故而始已刻識印

惠寄一冊張人清之應二閣刻印天子錄大如意不逸一二

人不識此生易終興

先生據手一箇若信頤不勝、意切之至、肅情

送易統年

心聲不傳、并寄軒號元秀

九月初一

古壽筆先同年丈人聞古孝楊壽

賜書敬悉

道後增膳為慰又憲三世先達上祥母靈康  
誦遺稿為之大息有才如此使天假之年  
所造何可限量乃玉樹瓊枝早為摧折  
凡在知友孰不失聲矧

老同年誰與父子其痛惜豈已如耶然  
渠所自是布已年二十傳於後則死而

不記

老來年事已可少駛里子之逃矣遠稿道  
命分贊知名之士江寧秦孝廉陳蘆送來詩

三首又愧子景脩長歌一首呈

覽此詩大有續枚者焉橐橐也未仍寓居  
江寧太歲子為者道近閏鍾山再經承院  
室課奏僕食不以兩年益老學益荒  
矣玉契如空

兄其何以教指上而四懷卑而已問在都  
中過經三案者不可追此後不知若有相  
見時在長以千里相思多極 故差因筆為  
奏那太守以奏而書直優故續寫耳 又有  
可称特常相見時時理代詣意也 佛有  
便附勑左

殊玉東山奉亥此往

此非獨高坐由宦封連通  
江寧名城大天地全隱素局  
可共連也 五月

道  
真弟林鵠先書

三月廿二日  
江寧寫信

子集未見年大人開口論立四十年相馬遍  
海內而學問人品才人從服時稍不厭自

閒步

君嘗多與人接音教稍疎而勤思倍切早  
暮於孫庭房審以讀

余錄大抵奇東至廿見始大著深室吟

以杜陵臺國思作閩府傷心賦迴環

三誦歌註萬端忠孝文章兼備一詞

史記詩聲切律文乃竊易如此矣

竹東唐氏

與居惟善

名山講席相擅草人嗤笑

茂林而歸未望而驚

安寧之弟子成就人材而報

國弟一義不但以辭微却軌引重於山如都

門一列十數十年而人未嘗見其毫毛也

附

君子絕君子之曾謂虛及之特不獨不自我

失不自我隨耳。汝在外上之也。不若棄兵  
而若多餉在心。生不怪苦寇而先苦兵。  
捨之一秤中。竟不知何為勝著而尤切杞  
憂。亦雖從屬氣中主機。你更入市  
而稱權天。何而如此。醉筭第不早蓄  
毒念。深每為懷。遇事妄謂執事阿附。而

同上

有心人向同安懲悔也。早東以彈劾權  
舊之遺柳。寧々草百工。陞敘萬化  
更新。辦候。林陳。復沿途稍為安帖。即  
行。東裝。北征。而。山。之。空。仍。是。跋。枝。  
之。鶴。往。以。多。年。稱。陸。年。名。陳。生。財。銀。

思將乃輩一介便至老一介耳

書切

孟子有節

教之多也亦謗

芝安枕夙夜宦伏惟

珍術子莫不盡依止

年夏之周舊事尚可

嘉道仁兄大人侍奉時自從回國後兩年未  
克盡候此中吸旱

移居西蜀而不及一言為惜、今經取道之有仰

往久矣多以二件石竹不復

致書望切、請乞一解歸樂才現此後更不

昌上以示所見耳、晚方稍暇為第一幅先奉

叩叩 仰止弟拜

王大老弟

而空也。先生極之不必相往來。  
此而相往來名之於



子壽仁兄年大人聞之前為家考之家即先休

居

梓里備蒙

與拂威加主慈志仰高血佈誠遺此予  
送螺山計其時

文補之赴荆南不以爲時入

覽山又於郵局寫一函不識終否

浮沈至昨由省中寄到三首古音

東書伏承

安枕前南

道僅住緣空如孤鵠  
西字跡書東櫓

言相依  
王羨

布中間住之般居伊主人三賢祐惟甚至

善感

豈是才子情於李陵也。故素尚省下。作  
家在海城而如此。及高本生。由荆  
楚移蜀。往桂阳。收之。赴湖南。近以省牛金  
移至。其住伊言。已赴京。仍不知。完至。乃  
知

省  
荆

聞  
想  
君  
如  
一  
金  
綵  
草  
葉  
青  
相  
已  
瑞  
其  
伊  
甚  
感  
以  
不  
御  
六  
省  
牛  
金  
別

無不可耳。趙德之賊勢已即平，初逢申黃  
安襄脇王寡黃攝宿松逼入集賢閣傷故  
皖城圍師之沒，章固而墨固，濠寬堅守  
而為移動我軍。多都藏自相城往鮑鎮  
率自南奔東，或鎮率自石碑道三縣以  
計二萬人向柳達已去回伏於大山一帶，  
是可舍力追擊，賊之多死門以理勢要決也。

可大破之。狀不知天事如何耳。默祝大烏

珍如石室

乘輿御天。凜陽丘陵。有胡詩志。齊。竊參。立

成宜相庫烽遞

屬車直。殊山東。全省抗。招寇。臣。仰起。移中核。  
正。維核已甚。此。止。若。坂。南。玉。化。素。保。復。即。  
王。好。於。清。寧。萬。州。墳。地。不。能。は。根。

遷士計無人能決中原無主當統兵以收此勢  
李詒宋元之末嘗西遷<sup>不</sup>至東南坐壁若江海  
而後上旅久於物力耗生均日耗日蹙<sup>不</sup>天勢  
益困絀數年一整力安不支楚不能支晚遇  
張良勢成瓦解以至南歸<sup>不</sup>更上天下之君之  
號矣其次日<sup>不</sup>宋高宗謂及此未耗<sup>不</sup>  
半歲之內上裕直連署<sup>不</sup>計自太平是為倚

上游之力惟有合西蜀兩湖江安院中五省之  
力以平江浙一平卢東南可保東南右而西  
北方可經華其法西省全力兼能戰之兵  
十三萬人以三萬為安祿防禦之師以二萬為  
內防禦之師以三萬駐扎於之地為西湖江  
寧防禦之師以三萬合水師為東西之水軍之  
師計十三萬人月需約銀不十緡萬兩以至

省之入為塞之計每省約出銀十餘萬而已均  
里兵增設之所若省用支不外于半是增兵  
蓋仰而代力及舒度支及括差各省所入數  
皆系其用一兵賊士不能戰守之省調移就  
守之兵多寡至則兵而摩而三兵人約  
收之有耗散概無取之地不為完堵一御者  
乎此仰之所不至也今若合而為一則不足不至

又見多得修竹其人不能為而百媚皆極端  
全者為整折有端之竹而又有如荔共濟全力  
全者亦得竹城名如人足而山可相与力成若  
在江中更希中曾為著此深竹疏上株生來  
能引而涉而之或安基於此一葉為無恙又  
其時攀援為美梅為家而梅為冰冰宋冰大言  
其石故相合今之攀中攀梅也之全矣又和以新

叔之李毛立者乞可否甚其至以更名而省  
乃此策而已 宋任某以为作者自高舍  
此更可他以一物推之未便自称也局如人言  
方而有周因約書以爲妙而固清廉 聽  
宣生付與及無師同歸詒友爲其疏遠生  
亦能至土闻 及度士人御考不取云子山  
而已

聞下向惟大局因作其輶伏乞

都

信奉高祖篇寫主句ノは所詮御了了

證之萬祀雖自病は愈々又重載不虛稱矣

此空為公枯力走來は承認此一月縱令有

加而肌體仍枯瘠素無日見不堪為母用焉

止未終日予文幸矣不序而請

高柳  
居士  
居士  
年三十  
歲  
方  
清和

子壽仁兄年丈闕下目前謹奉

默堂

手書知音而在於此寒夜甚到相  
隔數千里竟未忍而為汝閱故其章  
已盡無甚往來今年以是精氣如遺少  
時病又欲宜加意調拂不識安撫  
所至汝猶以復元之藥餌尤宜慎擇而

之說云中年氣血漸衰不可服缺桑  
木而云行出互為其一故以木已矣脾胃為  
中氣所寄病在脾以飲食不適為主臣厚  
著脾胃以扶中氣至為玉要此冠九春初  
之臣方為中藥學難精以臣不能進向此二  
日而勅營已定到一確知中藥大半為陽

吐連れ止爲不能居者又得百日四月初乃出  
蘇南犯之量主矣南寧水陸三師疊襲  
大捷下船接濟已數百賊三在武昌漢陽  
者勢已破危

聞不欲乘勝以盡大舉之策誠伟男也嘿  
持此議數年一失羞自愧亂以來有數

大失所累。據易事而據之。空自恃取勝。

閩下被之城。自粵寡桂也。湖南之師不力。  
救全州而楚褐並起。此大失也。賊寡江南。  
諸牛並沒。彷彿田鎮。往而弱。古故。田鎮不守。  
武昌再陷四年春夏間。楚水三城。絕枝。  
手有降卒。烏合矣。十萬人而。首存即

塔軍門自關南少陸下擊標以數發大  
擣城鋒楊萬荷掃蕩江淮直逼揚府  
城移居數發城墮入敵營者盡克武  
昌其時賊衆驚惶望風而遁據於嘉禾  
湖船數千艘敵者不可猝計賊有土砲  
瓦礫乞形我得破竹建瓴王勢此矣十年

不為心至極矣也如者建南此全師三退迄  
始入城 楊勦有聲而無蹟

秦斯時又自以深南師術南宗北軍  
循北岸攻師至牛流席寒江江岸  
電掣而過十日可達九江和以高度五  
城全枝不折上相於舟中晚向平 何玉

萬師敗於九江失軍敗於廣德亂

楊勣

府三里互轚又以名堂主於南北年號也

延嘗互相猜忌故下陷之賊恐而復抗

塔率門因破於九江嘗仕即正守南歸

太子釣之嘗其器也一上極耳古事記

大事注大抵其如秀至不遺數語矣矣

少失而卒在一念之間

楊幼貞一念忘失

遂致生失事極一念而可復挽此豈無惡性

惟痛惜而歸之於遺失者也上年春間

在吉安州疏稿

教僧王贊修築兵多下晚楚以詣將者  
率其軍往而以失被匪有疾望之

臣復既而堵平之東往因之僉力以成  
聞奏勅五言以載得事致書於王  
文相國乃省二月廿五

諸旨然社向未至以門尚未可知竊揣  
廷本執統於舊物耳於事勢如此不  
容不寒李叔賦謁望天下之力以供之以塞

一勞永逸況復統大政二首以整近事可  
法方今將師之能兵勇之勁以微南為  
最然 莫師宜僅付師 牛丘佐其地  
按完若推姪姪以復統之大推授之曾

附錄

廷議事而被反此且殺之熟底言臣完之

楚南兵竟用之於北以強孟獲之力量

有向司馬徽之義教追之帝釋之聲而無  
力也又僧郎者為總統其權力至以調  
遣各有所制控鎮且尚僧郎甚嘗能  
必可寄曾帥諸軍一而以任化略城  
精撫之見後因循被詛三招降冒功  
進奉佈政佛如玉矣使墮奸易自榮

爭取使人自弱招於形勢取法佈置  
胡林寫勢西弟識深乃東及弟引而  
賊<sub>已</sub>蔓延楊繼佐生僧主於上年春回振  
莊而出往而桂北清萬一於宜州十日始  
武陵二城以至到今未克江都亦有  
淮楚之與朱子此野其為僧主之草

失而一失也。奉年官中

化以占龍虎。托太医注

政事江。白率門大堂

職所繫。近次母弱高齢。

請移設烽火。歲之暮。

署擣南昌。因於壁而定。

桂師勞化於中三下南之宜武漢之  
賊者所恃而不恐也賊以金信為掌者竊  
據高南之志於郢年屢擾桂而突厥  
力率上將西上竟徵蜀旁撫粵閩之計  
江都為天下財賦三區財產為天下取之  
多者以財物厚賜之財產品水運充

方々に計略に連絡は無く任間彦多景  
寫江抄御度事又は可至萬物之勿使  
誠也而不可而通感之相承者一  
省如金石之兵力倍之攻之由桂之突  
進前功弱兵和力日厚城力日衰以盡大  
帥擇寫多而你志智道引勿攻而止

而守庶器復一朝而一輕耳是不重也  
亦累高石失庄業而乃不竭其誠也  
東教所云彷於高而決於西過於南而  
窪於北濡毛芝無毛髮含皇毒叔徑於  
摩彌不可收捨也元季君臣之詔古誠核  
蘿州信史徐接楚大商通不可支以求流

寇始於王歷末年橫經支子六載之久者江  
西竟無也

本朝兵事最大者三藩屬之和其时招者  
居天下四之一我僅以三大帅者之其臣  
旌楚者力挽南思御沙奇擅肆擅勤年  
往歲以一擣其家而其心力已

庶再如在教军指馬好空不防。往而反  
止是遂勢孤力蹙。且蘿纖識深以楚而西  
授及蜀有屯兵十年而皆生擅任所率  
僅僅聲清野之策授祿免死之令歲功  
此皆奇事。三司坐可而者也。六日情取故  
之以楚之私。吾力藉秦授之三屬時乃

當是時，蓋二百年之虛聲，人內也。故  
得者失之，失者甚，然後知無事元末  
衰微，勢可肆虐於國，王氣已薄而復更  
矣。予直以爲杞憂耳。

聞之者，亦嘗笑其爲多事也。章東方一翁  
至向遇中大士祖塔起陸上，植玉樹桂

上天幸南寧あ莽々とあ耕野と天帝  
罔々若穀生るあ不為善三事而全不爲  
勤取之税以之反因復成皆無

罔々安ま破為先て而失勿患よ蕪焉  
陆ぬきめ村此孫以牛久盡て而極仰  
望之亦也之娘幼稚弱不食久ニ而其死

船屋城内女市也 宜翁云此碑朱譽

厚恩人母あり此佛乃承

古事記

移御手方の言を算主が

強要せり

宜翁著也



五尋仁兄年丈人肉不進手

文書只在玉堂上多向降少而安

子有邊桂章道國無忘

登聞康尚除撫社章此年一空頭一空頭

官場禁令至如破墨者六年入軍隊為魯

西被柱桓善為畫事指使以卒之事指成

而公供兵部六年玉堂學士矣局外更生

萬事有已向不石西望之笑如桓宣喜記  
其无事者如以萬事本能固為妙然  
此非多言亦有可為者以爲莫之不一私于  
言之過情懷痛相齋未且也南中自  
白門後<sup>は</sup>蓋拓々鎮の存作省故に名城金  
壇城上城外城共然故城ある來史俗呼上  
翁信源史了文武官吏一史學母周文

三十六擇署杭州府太陽縣金嶺山彭陽  
告西元和至癸卯予善終之官也 薛樞立  
于萬城內一其之 旌王正軍門政事典故清  
色回杭州城游其後杭州勢亡危矣城主之  
蓋致之也杭州盡力南拒寧國、固勢保  
曾呻久經行門禁兵未集而向寧國移用上  
書勸速相援請由寧國之度往以取厚報

使賊中游。茲殊無任。唯招母為賊者。已。稅作  
見首工。訴。作。故。以。前。事。均。不。能。因。候。兵。  
票。考。集。大。招。寧。國。三。工。派。春。珠。都。堂。自  
招。于。又。以。降。國。波。支。毛。南。中。土。大。  
為。坐。往。道。取。往。是。遠。之。重。取。不。至。東。南。  
大。而。故。堵。之。遠。以。以。當。方。堵。有。底。子。等。  
勢。安。日。已。收。萬。禁。居。美。遇。一。中。滇。監。粵。

將來其向誰孫桂區竟其狀日高了事也  
亦於少君剪丈半以餘之者之  
時計黑加松此得之有遺音數百餘枚  
用於不必失榮枯特蓋義之微有生終  
想故棄祀名傳又一無存已。術生擇  
財為目內缺入都。財中不缺不士。士二甚  
最。異殊祀寺廟。且以是國爲先

大將軍到二州渡江境。高功律二石頭  
李牧之字母任漢狀所渡。呼漢州。  
修向桂袁。殊寧門。我元丹陽王兄。許任良  
跋牛而任史。不及者或仲子。步兵了此。  
序。而云。子以時予。如呻。閻人至城堵。如驚  
火。至而黑。方於其基。殊寧門。卷。以索閻人  
被劫。如呻。不以。此。抱。持。字。而。人。盡。來。

呼之曰：「子知磧乎？」多稱蘇以相識已接  
城於三高山計日夕拔城傍山掩城以保而東  
為之而治。正師二十里城僅僅一為度之有  
兩亭焉。雖不拔城（之也）在九日而了。  
拒正由鹿邑而家向之迎許州刺史杞王  
津。修外城以正次第<sub>村</sub>。記誠和高生成一  
而仰仰以俟焉。既一呼而術。奉年。豈然

守斗首不向處橫行而左向又浮畫  
更玉多餘め界也 淳<sub>日本子住</sub>李平山  
印はあら高し 五章凡在竹山傳教  
無為院 住吉川主の荆門講席西園  
寺以筆意之於乘 言四有、五善此  
印語  
古寫不宣年主和墨あ  
下 中翁

子壽仁兄每大人閱不遠幸

手書三通供稿

至躬為僚友殊深仰歎 胡官存於首廿四日長往  
理此時報此正王不熟遠彼薰沐不可歸來而宿之空  
微斯人也蓋無主封飯初若烹燶三十年磨而光  
為文字之海內著主更如名譽所重可比五柳之  
云其以為天下而不以笑其私者也而聽取云三十年

而至安陽之歲市肆於南都間學生佛武經文  
全楚江山看此陳之年子友魚海國絲  
移湘都苦痛母劉躬書序九霄弓劍若馨  
詩多不盡其心也尚可為一以志之辛  
未嘗不代此任者病中之急及所不取李  
者上恐康菌下亦弗得布劉縫缺石繩而相  
以爲妙爲此相不所措王者劉之不爲故名相

之蓋於被闇鉛燭中  
附身入告事

瑞每行畫板而日母亦用板者李  
幣行署理相公後  
署印金矣而過初古  
李中正自黃州來省不首接印  
其主山性  
弟相工疏請

面謂司空等再三勸辭於十日後而  
越日又疏辭  
而另舉三人詒

荀一故雪斧一唐方伯一蜀秦涪也  
此後無不破敗相公在

時之重組海軍 在即期有日高官書東北代滅其  
噠摺而為羸弱未嘗云方略也赴長沙<sup>5</sup> 黃道裕高  
祖以其勇其知力皆別均高超及又細微都狀之二  
者此固用一唐南子固以無長無短舉人一境真自枉  
其材豈如玉是楚安可大為慶仰 李高所云靈山而欲  
云故想

固不寫博雅不可為古今矣<sup>6</sup> 一生平而已

以江蘇之爲第一  
鵝者有之而少相宜存三十  
年之後其肉有之以云之為鳥也 在品種  
者年支牙閩有其雄雞能銳肉銳  
骨相似今嘗垂老矣空以首揚尾  
而爲名也已矣安瘦克活 當初有在城中遺得  
一隻此無鳥之故也此是其家之連如此一少而多烹  
則在市中賣唐以相城一市石頭多長生不老圖

東征之師而蒙失亡。全水師。順流而下。戰守。終而更利。上而取而挫。爲兵所獲。一擧自淮而至。為石田也。累者被攻虜戮者。嘿然而去。可慮哉。陽夏相接。三水易而僅五里。誠以

是為之。兵少不至。以守兵多。則敗於嘉祐。城大。故黃一下。而肅清而移於孟子。陳東犯。而明德碑。亟立。山。由汝陽入秦陽。而妙野。宋樊口。以柳枝。樊城相

推基文 第相早經奏請以金邊予祝譽

簡故襄陽已先亡者予嘗前在署理正校而自地赴矣  
多師自歸中元弟行役迄今杳無消息不無足可憂患  
遣詔亦未到但聞即期中見董仲舒元康二年之跡之有  
神言者此其子也蓋五聲繫端可處也一日朔未上少  
之名於殊五季五殊一歲生日三進合數日月皆互殊度  
而大白云多真原言始同失臺以避諱之是承殊玉矣

少佛多日金幣者星相持一端甚而星者五一度  
五者五一度曰委一官一度均分謂之相持今之星至已  
皆太白星天官始上謂之相持宜久五年先元年より  
星相持至也五年初相持又幸ノリ日金幣金幣者  
日向真二度取所ノリ日就一歲西十二度主之謂之瑞  
此日月同經不同佛多為金幣多ほ佛但向右の在上  
日在下乃日金矣故合氣二日月5日日在一度對不

神之日也至神三日始有微光而谓言其度也五星五  
曰四度以伏羲易九光所以推也

禹敷得卦后即知所定之数正百步一百步之程以在中峙  
明家之理不作合璧状者又四哩东珠初离星缺  
俄立而空做立为大島云云以共用向之幻影或  
作向之共空了無是事無是理初一日安时月5  
日因度不度見光空故宜其在中另立之坤平

正れ望時即自在地上日在地下不放羣光肉流空神曾  
所為令聲狀者計四哩每块月在既四度四十上在珠  
九度二十三下木在珠五度四十火在珠五度の二十一水在珠  
七度平子太陽在珠六度十三水皆無可見之理也

大作天龍引吹痛久深悽人以絕少は哀に歌曰  
其哀威矣 和妹焉歎に傳へ泣生已若全送予  
孝子盡教仰上方全且有機會而國不有即苦甚

夷說多之入告者未嘗不以碑記移祀東而西之云  
而道石刻自方正侯洎理樹門諸碑以至前蘇公  
晉以年事全計合歲一歲之差者凡萬九千八百  
情大 五章兄可算矣 繫牋而四年在象足之始  
甚諦不知其人以知進中子之碑名之為也 宜乎不蓋  
蓋矣

歸時感慨甚殊懷以之以付唐寧九閱之有子

往昔先君未西相逢。若渴王仲晦。既醉。少止。空堪飲  
扶頭。才滿。車中。或有。另處。持來。舉。仲晦。賓。向。工。持。酒。  
東。之。也。此。詩。大。寫。不。宣。年。三。十。



大寫不宣年三十

子嘉仁兄同年丈閱不苟草于月十七日

手書並讀

大作相公表的確雄渾厚置上少復無平弱無以  
辨體故亦推為一脉读此為之。抑幸矣。於南窓亟嘗  
聆誦以期範入軍門遺往勵其時值州易主先  
後工詩約半萬言代以杭州中立不破繩衲金章  
尚卷而寒檠又聲如雨。全軍而猶即軍桂桂  
全庫桂近千株。主者力已勝於戶產者一束中

塞雖人心震悚故云不守章此役擒正為知大  
股全哭不得辭鎮不乱動故得以禽若得將之  
至則殆矣況則率已去計可謂無信惟是前  
往但率行其欲轉九郡都率一路恐不能制  
物于未若省兵兵计惟有兵進海南為一军不復  
若往擇固海中精壯樓城萬萬一軍量信以招之以  
器械令其伏陸杪黎拔海移守以助兵力又不以  
兵兵由絕南宣恩大將益以庶少省勞仰之銀幕

奉手書之為上者筆之為水之為火之為石之爲  
竹之爲音由上海洋船傳到京抄寫朝局大意

皇上九月二十九日回京

皇太后召見恭王國相董份御善數載拒鴉華  
肅順王眾而禪之莊降

旨拿向益將而順查抄之恭王令向家人和六  
部九卿科道諫諭廷臣諱諱嚴拒鴉華孟  
頤因以為奸指撫納堵植

先帝遺命自為贊襄政務王大臣擅政  
皇太后諭旨姜子衡奏 皇太后命四行太遲不適搬

達遜委死事

上疏加賜沙名載臣端尋死而死而順斬決擇之從累  
淳直原杜翰直依瀛披革職參選加恩將修並奏  
事在量授等並免其差遣又准許故舊奏查完盡  
指使德文書黃宗漢革職永不叙用成珙則深

寫後年關記

皇太后以朝命恭王為攝政王大臣經軍械大臣之首桂  
中臺宣付即營以曉。兵為軍械者改以每年為曰歲  
元年。自此朝政多委于機歸一而盡詳而嚴達  
名依附樹木希榮奉聲。一往而無不附而自威庶

家

中興可謂承紀五年五月中書史三在文烏祀猶  
宋人一時疏古百計之六傳取殊其疏者而兩火

殊不知物有至而

若思在三王秉政一時其善誠不可沒今以氣多  
一動既与恭主方相合之王必為無以用之臣宜速  
之都為妙而若失之已恐枉費產財的半而亡安  
之信且失不惟入師已退營連却頭如州百僚主  
距身不至三百里可以約詔兵多移而不追賊  
焉取勝於中寧治豈嘗失守杭州府多委之而  
立一省城無余擇以自立特<sub>僕</sub>全其馬之  
戶口並壯成一以賊於家內布置故中以年安

大破之於山北，少鋒鋩犯一隊，以壯軍威，揚一戰  
旗，上犯陘楚，其勢為殺。六年而先悍，蓋六年  
而強智者，始能立之。然處弱無用，若名將之  
勇，懷悍更直，楚勇之上，以之為兵，卒必力破之。  
故知實勇，須操也。御謀，實力平，莫極不為，莫精  
則害也。主事主物，予人，人都仰以相處，主  
事臣者，猶尚矣。奏迎東野，傳之古而知，旁亟  
省人，入告於孟子，十日中

延壽曰少保公若不為吾不臣於江州一語半經  
至後之時未若審苗連立無技術而能負  
成行不遺故錢子良之贊「方如育造畧者  
也」自知堂號而復以「愛君爲媛達以極至山談其  
獻策於淮北祀甚使能梓相爭此烹魚人之利  
耳以吾能妙也亦病料工於事勤媛達嘗戒  
荀子對不取徑舉以祀叔子於首東征入舉  
媛達以無所犯之謀媛達素而苟不恭而自  
稱

萬物運行東向之誠不可謂之可平东南而國  
西北之勢極也宜知此者苟逞志平安樂得乘  
害據祀以江楚皖南北以時確勤苗株反得  
據其壁稍縱懈而偏為力卒廢於奉命將日西捲  
兵赴窮謂志狃之成名後事南以失節固更  
不至有危不誠

閩之以向也自古稱麗實生閩孚之書至  
張良素生懷瑾收兵予旦毫不納竟不以鄙

猶易於但備。若物有不行而不擇，鄙議一經不  
禁，惟慮其後因後生一書，以無益御以無備  
人破其體，徒為虛幻耳。

聞不以口當心說，仁義之士人宜禍氣，莫研大  
事。苟有晦約，如李商隱者，而晦密其言，第二編中  
一人而已。

大筆如故者也。涵咏以求者，書祖紀而家法存。  
使東家拘謹如雖昧，弄者泥信而晦，或徇聲以取名，或

筆と因は通書近事の事果の事内に於お字一通  
及懇切尺詒に奉

書止又詒稿二本并三

玉答其詒稿不高妙立朝鮮被入中二ば手書學  
力者也

大に高所寄る者都めめ錦草と勝て波本等二  
存者乞

再以一部一高自讀一般寄之高松使日本付海如傳

得失為模楷於家無以過此第五耳

釋迦

南半床桑久以置之庭前既極以桑枝疎整  
且無窮短而有不直得失可付人乎至乃

第嗣於相室仔囊公屬叔季物此棄詮爲連  
引了後不得不思差以次又任庶務空太守  
一再被橐然後成子故司中卿不肖少鮮第  
嗣生允將幼女後任未經征出一尺余一千三百  
緡石自行贍被勦食弗補旣坐桂久祀焉

丁餉本草往復取糞以墮而生產每年  
歲暮必築堆于平地而向  
年全用以財用此既為久存奉銷之極也  
固至後在者可也

恩賚役任均經物故仍應差乞記性催征而兵燹之後  
耕者皆云是戶亡子為逃亡而絕催征寢棄城上  
地皮而已也一經賊領被斬於官村不無不差耳  
此件即請

大高石室年年寒雨  
日夕呼呼如歌子方伯未識桂  
西人殊知也



子壽先生年大人告次道出武昌驚聞  
年伯母太宜人駕返瑤池

先生純孝性成當此創鉅痛深自必哀  
毀逾常盡年亦何敢以常哀順變  
之譽妄相慰勸惟念

年伯母壽近百齡孫曾統牋而  
先生辭補養

親克終孝養以禮考之已是七十泉麻在

身之日既復

著書明道揚名後垂大慰

在天之靈尚乞

孝腹少加調護

盡年奉

召入都期

年而返愧空言之無補幸初衣

之尚存祇緣兒孫姻事小有移泊

行當返棹湘中再圖良覩寄呈  
輓聯壹對未能款綉借表微忱

伏翼

衷鑒敬叩

孝躬不備

羊小弟黃圭年頓首

辛未四月武昌旅次

螺洲先生因年老而別于竹軒時僅胡

先生居野牛湖

後者消息杳然數于著文來歐都得

該張口代上

大疏寒烟之枕草越之識家良多之多  
寫付家塾收藏幸存上為重文致  
君其後移以東山兄大甲伊初復奉力恨  
先生道高行潔古氣以薩蓮目

君之知臣后亦忘固不同過人超妙者  
流也即觀察未得

而書及詩集五冊

美識伟論佳名篇

老成典範於斯矣

來書以方展在至西學之研究承

褒獎此

長者博雅深學之鑒心而凡劣不至

以處之且盡年以母喪未歸負咎  
方重乃冒虧微不起之喪名則不  
孝莫大於是尤不敢地支年隨雲仙  
中也為入秦之謀將固如

大疏所云秦中形勢為國家搖蕩  
中興基本在國師奔。急雲而  
家衆何於微行中急急五雲仙  
上追於浮雲而仰揚而歌為自娛

出海而多歧異忠貞之氣節者不為多也  
若處事不無有為則它人益難持  
多失全陽雖陰而島人酣睡卧榻小  
憲海疆而三國不缺望敵則莫先

秦矣秦中空壯哉

東方叔模大將其族次第舉行手  
邪生夏德異誠少守好鄙亡所詣  
吾好而安耳重城銅氣終有識

者養晦愈久則其用愈大此石是為  
野生處簡公相見不善氣和與人  
若相識大吏上也事已盡平奉親  
譯子近乃稍學為詩而聲律不精  
因以考平字所為文甚不中音度者  
蓋多識之

來書文字小技苟不放工達論其它  
亦有警者先君平生堅苦耽爲

嫩多寡言。每事數被重責。不備  
事以莊重。而內易子。不見其棄也。  
其一言。亦許傳教階也。而  
道德文章。故我

釋迦牟尼

時久懷悵悵。若有所失。是  
嘗母錄一卷。但望

錫之。問文多倫何體。其必缺

傳至世也代矣又家忌以大難初  
喪間田忌廣眾人阜財莫此為急  
主勤中多考來毛田方略家忌以  
為尤用矣耕種耕耘不勞營田用  
民內役營田耕繩一書只書內篇  
上卷耕繩注曰榜稿曰換田勘丈曰  
用草也  
提挈曰接田附帖曰限烟曰牛種曰富氏  
曰專官。案僅曰役長附保甲被僉社事日起

拜財免耕曰丁復曰任人曰守法曰勸懲  
而以水利附焉內篇下卷耕種耕曰  
不墮其風之耕曰不務世賓王葬曰高  
負王葬曰助丈王葬曰姦民指更王葬  
曰里差種差王葬曰寢田官田王葬  
嘉禾畏子王葬曰擅取穀蔬王葬曰私  
售營田王葬曰土客不易王葬曰田賦不  
收王葬曰推移王葬曰姻限太侵任人

不專之弊。外篇則附考種植之宜，  
及水利蓄洩之法，教種三農至序麥

首冠以通論，則倫毛釐至固異以失大

方重於易氏而而急於叔利，故賦則

取其首事，故取其更復續寫初定若

某及原於文字，如數次多注多寫，五而不作之文

間偶雜

君子廉隅為心，又有卒原野乞

賜銀序文行之奉臨後利剛粗臨印  
高麗使室益全書也近編居子方  
先生遺集通印

大集已精耕山金口二律錦望山房版  
又稿

事幼師丈待乃知此亦已完古跡以  
為傷悼又為快慰勿以作書意不宣  
展密俟後述 黃華年板有款上

又絢一幅像點人畫蘭字子林屬求  
畫蘭者者青年歲在甲子大令紙  
扁兒

所畫蘭者草綠根披純是通  
氣象也於以之不意  
之不寧少紙絢矣。青年又上

一時羅公子書至道

先生繼終下問之文并示

佳章三蓋持讀不憚心花怒

在書上大慶耳

大名久矣敢未獲審修身由通款

不意

正詣眼藏見石牘而愛之且為神

飾詞翰實鄙人所念不到者  
但擅吟詞丹弱而招弄消酣耳  
契時肯悲歌季布昔目若郎  
嘵壯志子尋財成狴牢  
先生謹加宏獎難窮健草紙生  
風休三十載後人將懷慕  
先君而兼重塵土盡更宜附錄

以行其榮幸曷有比數若昌黎  
牙長舌一絳縣題名噪長安塵  
雖忙曼黎或其人而

君則之退之地仰藉

餘光得培東偏歲甚且慙在  
耳上州大工署祿山臥吳仲圭  
為絕猶近今罕有其正知精此

枝者妙手。廢以踐後信指

清雅軒遠

贊嘗嘗嗜之癖。少友人不

甚相遠。或然墨梅巨幅。瘦多

疏後。心渺藉酒以助興。寃母

酒而教狂信手。縱橫無疆志。魂

去以時保根難。杞憂恆抱鬱。

不平之气特何作様老幹  
以舒之可詔景脚复多頑矣入  
更以革肝疾心焚火不彷紅友  
交不炒到羅浮昨以軍次  
清照寒食痛絶根觸遙深不覺  
玉山微倒坐草柴緣易犯人  
看自云橐中剩墨半多少斯

為直傑乎一枝羞此矣也解

使羽筆寄塵

誰盼未窯銕粹樓斜中尚

踪影空看彷彿一在昇附

杯酌以恢

先生試嘗之楮墨間嘴拂有

酒氣倍博

胡盧一天軍師草此狂語  
子壽先生大人著此諸君  
神照不羣是為莊庵故主



子壽先生大人執事二月廿日道知事接遞稿事  
吉歲一月廿五日

賜書并

大著二章骨堅氣道五老杜羨一鼻孔生氣慕  
佩乞已惟

獎勵備正詳深懇悚耳不教也東仍

三荆臺講席否伏惟

五定易方祐著仰日宦為頑大臣自調江南更已三

載每於溟渤巨浪中乘諾特領多洋株株妄  
同寒暑此事為 曾文正創舉深謀遠慮及  
姪姪原不圖天不慈遺 文正於二月丁未嘉慶而終  
薄汚悲悼又不僅大廷矣而趨仰已也士於世間不  
嘗寥落三事身任統領局而甚小賤累甚深憐  
事者派官三人亥月取其常數而就擇焉至  
各船督率非久涉風濤熟悉洋面者不就隊伍  
鎮知事 衡平人子卒葬志抱嶺嶠大走東如愛

才且重以

尊屬極思備重暖其施特喜效限於地位何多  
北渡局總辦劉芝田觀察為更於極而近日謀差  
者頗難推擇不知好擇否大足於此錄三小日溫  
經史以消永晝近著讀書隨筆有錄存錄有  
利本真當呈

考也

詩魚詩葉以溫便陽為也

字未為尋吳夢朕達東

教何日如詮請候而歸宜當便道奉詣也奉

但西遺文一冊又抄著近刻詩一本斧

正之多仰厚請

安請惟

登照不足矣大足於

四月廿

子壽尊尊文夫人閨下傾向十年相去數千里未由一承

大教乃嘗

翰札先施

勤奉愛悔感幸何可勝言伏稔

主講荆布

道服嘉之

太夫人以次移居洪湖康勝多福慶慰二年事方嚴  
聞者道屬請相助

尊丈缺然不復高標遠識。空碌者所於知其故哉。秦  
殊情自棄。無一毫道。近且求食。年中不得。師友夾持  
益失其故步。未無半故。一樣頃歲。又無傳書。天地遂  
乃苟且溷跡於此。誠出於計無復之室。中心所甘節  
家寄窮鄉。一吾又稚。老母今年六十九矣。日夜思歸。  
不能脫然舍去。傷哉。貧也。少時。淫游於桐城。鄉之頗以  
用世為勦。忽不覺五十。將已。疾病又多。精消神散。不  
精求仕。三念早已。息絕。即丈家表見。亦非所敢逆而

有一事湏遠料簡者。先祖彷彿濂水直鑑三例撰有  
明紀一書未成而卒。遺稿塵封三十餘年。累以奉之。  
衣食湏牽於祠章科舉。之學厭轉疏既未遑涉  
手直已亡。以後客雲間多所耽得。迄事此書所缺  
崇禎一朝及三王辛亥皆已略第續編。第未及修飾  
龍又報亡。今幕中亦不甚完。已取之全集思極二三  
年之力。畢此功。諸並枳成考異一編。智識淺短。聞見  
孤陋。恨不得泛

尊之三商擢耳

寄来 李东先生墓誌莊浦再三嘗任山木之職先生得此  
可以無憾矣 先生所撰

國朝文保考陝撫所刊晚學齋文集渺人而次刊之皆

已

見之空付遺緒已利竟而未印待稿草記現亦有人  
刊刻其餘訖經新文印集著葉先生之祀名之烜者終  
一、政府不已教供也

所至遠事已列。若種德不忘以待伯禽。第補入傳半相篇  
隨城後盡表其家業。今則猶無意頑尚在隋江楊河肺病  
刊繕文集。聞將藏。卒矣。書古當以

尊素達之楊利朴。春秋鄉試未第。前年曾於杭州投効。  
李公麟果異之。克家而至道地。蓋不以此盡別一局。  
而參妙為力也。而友人來書。列言利朴初次泛載。楚楚  
是絕祐。而且家居。尚不毛。不食。何以占。二於生。此雅矣。  
有深有利朴之玄興。

尊丈前此勸辟之奏別全要之書生誤以類文可聽  
苟試以事十有九敗跡更甚多而用心者安能有濟  
予要議文武事雅而外理尤善異平日妙有良史治地  
方資性工慷慨而奮發者如於洛軍目前諸帥橫不  
統概以義裁主將軍之士負其任之歟以之清急難  
材功名誠未見其可也克容身在局中一枝數墨此至  
事文以為何少節近有詳故仲達書平章

隱雨園序秋毫無期空風懷快素養故復私請

方安伏葉  
亮參不言期陳克家植有謹沖 西曆三月十日



桐城方宗誠敬書謹啟

子壽先生画史往來安保定友人畫家董子奇丈丈  
稱述天古今才風格及

先生以為是今天下之才也也爲生也其才淹博其文  
則雅朴以修正其筆之精不以至鴻以遠仰止之  
歎也其年二十有九即庚午歲亦為其年三十  
品其之評力深信其往今前古者者也

今不五年而更立文稿

大基初日遼之立追秦漢後行方也甚專精  
本之編詩如杜子美奉金不忘君國之遠劍

沈華新極推陳揭清矣不獨王風教文禮

大弦小絃以內安外以時以之正飭世但失

先生為詩人為恬正孝介士而不知其有

詩時移以信傳也蓋數傳者之宋詩社往

褐以確

大教失因循而轉常改而前為東陽之計

毛氏之教矣

監考之高風一城事也立竿軍士人而詔書將  
術詩寫實尚古文之全善也誠文多晦  
物性存經古至終經生日大偽名曰太字  
之言向者著手行役出師利之者經遺  
私之中數佈陳勦而指掌奉主若赤土  
者若書傳今於一書十幅是皆斯固墳  
庭之中所記皆布并列紀之陳跡祀之室

且自己に處れども傷害され得る事無  
く國の事相手の虫共がお戸等蟲菓子  
毒而位西洋筆ありハ故也大和の茶葉  
ヨリ一物と云ふ物にて其生産地  
を総括する天下の色是以下咸豐九年  
秋其計数二十九而亦二十年之直供其實  
國の通商は既無無事ひまよす貿易能む往  
來ノ事亦未だ相見也今來史之者之生

吾道

左右著者收錄因人而易其後至二  
卷作今原一卷テ全書全集不直二十卷  
一脉而此獨稱

心之次第

生平未嘗人言才力有不足者至極牛馬空無  
生平不能能精以自處生平不能能精以自處  
不諳字紙明中行南歸于院故因名焉

山邊入院為宿而以年老厭厭計以齋居在  
此南歸去於延基之年教而行其處亦  
未免空居多以有事之者過也今教在齋  
亦莫知

鶴書并 極正校文印 今歸之於外  
大筆鶴書之盡六幅亦橫亦直供研  
使隨意取之此信

道中所用具 家中數種  
十一月廿四

再者神事と称べ奉る所存無れ神中不廢  
山ありあり作古神之志才才不堪世用自の  
事はア東主行年三十有餘後乞乞乞  
トモ

先生一二に以冠形貌未嘗不至其處有至行  
在於制軍高貴中行端誠信  
教也神再發

子壽先生玉文久欽

法教本而瞻依空懸本重因今猶一枝垂得  
芳痕因向

多詣將游山而是山中止自辛未至今始一見  
不料歲暮乍下初倚常悅君办門雨口左  
義歸主鴻毛事南成而已未之辭近竟  
大教室深教仄懷也益深也亦嘆世道  
之壞由士君子坐空城而大憤退

而恬正者又社之先世至人之在古慷慨  
以自了漢是皆此不足矣也相

先生因

叔未歸言雖甘恬正而實是天經  
地義也世之以為有為者美者不同而況  
大苦極之則未盡不于天下之亂无机此  
亡時立情故其事不外乎胸中而一  
往當時仰天仁和忠義之精此雖是  
予所表今復之者誠深于不缺已甚至

由至性与天地良物以相周而生焉  
而恬也宋仲平梅均名空多相彷慕  
坐中人矣向望者不甚多于

先生之直正古所知者莫大夫天下  
之所知之甚幼名考中年直系余年而  
未竟之三先在安恬已而性出离而  
以入心也乞我已任不急之于己之智方  
功名于是乃力有嘉功名乃体格既而及

治宗神火不加斧斤去子功兵而其速  
物而好物以无是悔内美望以共明之  
孚以往一山而已是私入山力遂不得已  
而其事其蒙

先生稿序而端恭奉在世之信重者不止大  
皇朝士大夫之序三都赋也咸仰以壮其  
追崇之高才不独有可予  
校正高念始高车之序之序之再归

謝牕室吹詩、杜心熟固已極推敲其中  
務美陸劉罕淡雅繁富

仁者山人不以行  
山天下少也又造神石尤伯誠亦雙  
人共於市章善用研山而

集千所与詩亦止確佈蒙

先生以神秀同志故直陳之君士立言  
否而多假借也高後猶舊  
道高方家被收存

二百廿字

再而考墳室今世所詳久遠故  
因行友人私也

端二三事不謬之何為  
抑亦有其類人  
其後未可謂之士也至

前脩蓋士子之士高宗不以寔子身係猶  
子而方以勸之不勸其父母也其母已去  
世其妻入卒不至其母厚其父在川有墓  
中伊就養于側是其雖仕非忘世之人也

宋神王公



子奇先生有道執事故舊者鉤自从千年於歲  
入都即身熟

先生名以忠孝立身以文章華

兩漢人訓詁宋儒注道益而有之敬佩之者恭承  
恩命視學河朔以下卓尚知

執事主講龍山寫謂按試南郡閩

教民有日矣八月丁巳始歸即南江陵學博

始來

執事以遊嵩廬螺山相使傾慕之忱忽若有  
所失不遑啻廣文客傷寒流寓金陵百怪堂  
大集董沐唐通居忍烹子嘗謂詩家宗派皆  
在於楚左徒師弟振藻於前工部襄陽  
傳薪於後

大著師法杜陵賾子賦驥多屬矣下學漫  
談吳林出一語以彷彿萬一唯有欽莊抱  
而已試事已平便須戒途夜郎勢不輕少

留以待

執事而區、仰止之心與求

教之意未殊多忘置也。謹卒陳胃臆如左

鈞三吳一下士也。弱冠即迫飢驅幕遊東

諸侯。向承公之計累之秋閒立蹟舉業

又累之蓋今者雖入承明之虛備輶軒

之使而於學問之道益士之方詮乎其未

有例也。頗常深念學政之職務防弊尤亟

擢才在振興文學以啟激揚風化以鈎謫陋  
誠未足悟此茲既任其職不敢不思其事  
計自今春出納已歷五郡文風士習覽覽一  
觀其中才華秀出行持醇雅者固不乏人  
而兵燹以來老成凋謝以者之所聞謹令  
之所見殆亦恭矜衰矣將欲破礪而興起  
之其道何由夫今日天下之患文藝猶其淺  
島者也庠天下之人相率而趨於嗜利昧

義之一途其小者則軼於便墨其大者且棄  
其君親鋼毅之深溫時是而其原賓由為  
士始士者今日以庶之所觀瞻而他日

朝廷之所錄用者也猶列楚以來目擊夫遠事好  
私不守卧碑之名所在不免其尤甚者則匿  
表應試干名犯義清議不閑於鄉黨憲  
典不外於官司的迂深不自審量恨思所以  
勸懲之德不勝懲惟有懲一以懲耳月萬之

之道首在秉章潛德崇獎萬行以樹風聲  
豈耳目既限於國防考核滋限於時日徇訪  
之下所獲蓋鮮聖人不云乎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况今日郡縣與古諸侯壽恭而顧寧  
焉母亦求之者不以誠而助其求者其平日  
固亦未嘗求之歟此鉤所以尤仰望於國之  
賢士大夫也

執事郢中耆宿海內靈光楚人士望之如泰

山犧斗而

執事平時之誘拉人才矣卒後追之心又特  
深窺於詩注則朱子所云知人者必因其類  
而求之合

執事其雅與歸

尊集內有魏張殿臣軍門詩稱其臨陣時  
為某大臣奴子所害此係傳閩之謠殿臣  
軍門在丹陽曲輪砌築又乾隆立夫制軍

詩似乎獎揚之太過當倚軍事卒難措手  
而久非其所長倉皇出師不扼東西梁山之  
險而屯兵老羸疎一過而敗及四壁隋劉  
神志塔賈不粒不一計議掉以恥悞封疆似  
沐利祐特其以負盛名順胡未敵曷可悲也  
少陵為一代詩史宋人謂得其詩可以論世

知人以

執事方之必不夢諒當時所作或揚一時之

傳聞而未及深攷乎更望

審定以信將來不揣冒昧妄獻芻蕘致罪

極輕如駕易代而伏若不棄其愚

亦以周行有所以正向之不遠者則盡言之

感幸何極

瑞雪玉泮清潤食時通竈委倚禁手謹啓

此伏惟

越府徐衡與在相處  
辛未九月光洪鈞載拜



子壽先生大人史席成童即聞楚四賢中有

子壽先生者學達德進恩欲一見而無由也既而得讀  
樞言一編卓識似賈太傅佛論似仲長統益大達之  
不意荊州便道竟覩

先儀時苦於衷於斯而遂取陳蕃周舉之愚朴度  
未足以遠渝鄙懷也而惜者

先生抱經世之學不獲展用於時以為豔琴福耳

荒江屏處時抱杞憂百賦千詩長謡嘗哭此志亦可  
悲矣唯是楚中文獻漸以寥落

先生尚冀述靈光之不朽閨聲豈淺鮮哉

庶昌

見寡聞深有理於

長者之教诲儒蒙不棄

錫我德言則厚幸矣空歲見許

大著春初寄到者為友人分去至今一得而希將

秦室樞言兩集

樹寄一二奇為感臨楮不盡傾佩之忱敬請  
道尚伏惟

垂賜

秦庶昌頓首上 三月十九日

子壽先生大人鈞座前日由京抵寓

先生及 汪先生在坐私心快慰為得見

兩賢可徐請益不圖江上泛舟

先生行賦西歸矣悵恨無似連日風雨遂作聞尚未  
解纜喜而不寐庶昌賦性凡下學識疏庸自陳言以  
未諳監虛齋未審此後何以上答

殊眷

先生懿德純行如光風霽月為學若附宗平素切  
究今世大務必有明體達用確守不拔者可以世言  
起行措亂返正者乞

先生推廣不倦之教賜道一二俾得景行私淑以  
為植身進德之基他日能稍自樹立不至顛覆皆  
先生之德之教也呈上扇一柄并乞

賜書近著西懇奏摺言等集及經綸陳言上覽

早為

擲寄暴歲奉和見寄伯兄一律錄辱

訓誨想

先生宋育之慷慨當如太和元氣之鼓舞萬物必不以  
賤貶而棄遺也謹昧牘無任惶汗敬請

道安黎庶昌頓首謹上十五夜燈下

姪炳頓首謹上

大叔大人尊前已卯冬縷肅寸函屬彭器之轉呈不捨曾

否蒙

覽嗣以賊烽日警道路少通兼之屢轉奔馳畧無人使竟  
年餘不奉尺書上問

起居私衷孺慕如何可言邇來一切伏望

詳示立甫之子今年幾何已否從

老人讀書其家況何似均甚懸念姻自遭家難久如槁

木長願粗衣淡食閑門讀書奉母嫁教子姪即  
間為鄉人料理團練亦不過作避地計不圖去年二  
月都勦賊自紅岩內犯已鄉教匪應之省城震動兵  
練又圍中丞於城外索餉勢岌岌不可終日炳通掃  
墓成山去賊不百里念此鄉關係極重若賊偷度  
則遵都<sub>鄉</sub>開州摩壩貴陽益不可保盡三日夜號召八  
千餘衆扼要分防又簡子弟驍健者五百人率之  
度河邀賊太子山再截之牛場壩具時滇兵來援

者亦小有斬獲賊遂驚潰出江省城得以無恙事  
定中丞欲論薦蓋以黃琴五丈脫身赴晉近省圖  
務欲炯接辦自知分不如人當事又非可共濟安能  
朝夕奔走伺候顏色與其異時決裂不若早自為  
計因力辭不受而當事又逼之捐輸情極即將  
先人卹賞未領者具呈報捐黔事至不可為挈家  
遠徙既苦無資當事且不放行與之共命又殊不  
值無可如何祗合改弦易轍就本班知縣分發四

川脫老母寢嫁於危地以去年四月杪之蜀流連兩  
月無所得自蜀之秦得王蓮生代挪千金又得甘肅  
故人章少青俞孟廉共助鈔票一竿始得北上抵都  
後又四處張羅敷衍上允於二月九日引見照例發  
往念一日領照現於本月初八出都繞道汴梁到川  
約在五月半矣先君轟烈一生而炯不肖如此  
自歎益復自憐昨得家書孝軍門病歿黔事  
益壞舉家已於正月八日啟行計已安抵成都矣

此番需次不惟補實無期即委署亦難希冀而親  
丁數十口遠寄他方何所圖存此時不敢想亦不暇  
憩也倚裝恩恩拉雜上聞即敬頌

壽安伏惟千萬珍重姪姍叩頭三月初七日

孝曾兄三弟同此安好

以後

賜諭即由荊州加封寄成都府縣或曹穎生廉訪處  
轉交可必得

受業姻姪唐炯頓首謹上

大叔大人函丈七月中曾脩寸牋上問

起居計此時當蒙

賜覽比來伏想

杖屢康勝至以為頌含妹考期定於

十一月初六日莊特遣人來達

信浦弟此時缺水雖平然沂流

遲滯不能計日以候才湏東北風  
不則津泊向日生月考卷中事九十  
月交東北風甚少又灘險不一動魄  
驚心不若西宜施蓮陸上達獲萬  
車穩且可計日到來也務將路程  
測算量上去人塗占標差羅忠懋  
皆百戰健兒迨今有年安分守法

途中照料一切大可放心本擬遣僕  
人來因舊業久之一於此月杪隨即  
送老母歸里一函留舍遺策不克  
前來也

府中如有浮力老僕除遣一人隨侍  
信甫更妥信甫此來得二百余金當  
敷盤費見由孫海藻至淮去二百

金乞

飭化持信付海濱如數收用仰蒙  
垂愛幸不空氣是所感禱叩杜門  
讀書長幼平遙專恭啟啟  
道安惟順時珍重頓首

八月二十日

信甫自家起身及自萬縣起身若神先期  
信行並寄一信以先候東而為

再宜昌夫止可顧到萬縣到萬縣後  
由夫行顧到成考顧夫時源要夫行之票  
方免脚夫在途此走及遠夫行李等事  
何要支夫價為平糾支清下脚夫等考  
行票載明方免脚夫在途餽各羅惠起二天  
給有口食每口在途每人六兩恰有好文飯  
錢以木柱朴施恤可也細又上

子壽先生聞下宣大示

庵佛像深印  
雅意通將錢歲  
稚女勿得心諸  
初未裁渡春间  
有年懷而詩謹  
教比閑彭渙叟傳語

先生之復孝子  
宿寐離羣之感  
道踵經齡

覃第康泰為頃多年中夏以前陰  
多時少甚以乃張為慮入伏而陰江水  
乃微退或可借此空閑也施南銅礦正  
有邊為言此方伯特之大府核全誠稱  
乃移治在此郡中自然之利也川淮鹽  
始湘鄉板溪洞立小銷湘南銷川者  
僅澧州一水常陳鼎暢之地沿淮舊規  
郡中生此歲缺七八十萬金而多寡

餉福復不能擺脫司度支以頗難色注  
也大府轉省志方伯檄奉迎

先生來主是席苟能為顧勿畏晨夕以  
追送賓從的一大快事 薩桓近忙  
年可告

慰幸祐空賦閒者時在桂頤淡  
窓櫺不寐冥更角起仰謝偶袒鄙  
中下寮也松油空為烟煙而此薩恒尤

为忠厚之文诗文皆有用心更以  
大匠鉤鎔乃成佳器注堂以其诗求  
政乞

賜指瑕不特偶袒感纵也屢闻

杜權东来之信为之狂喜射秋达深  
片輶桂滿叢所念甚形甚多勿冗

著坐惟布

澄空不宣弟乾隆頃首二月九日

子壽先生閣下比辱

手書荷

摹之無注感紕昌可言喻伏惟

道履縹緲

耆德疎茂為頃累襄晤于蕃觀察少村太  
守知

台從秋間抵省滿擬陪侍

杖履遂不假牋牘通音問頃繹  
來惜并詢之方君得悉鄂渚

泛舟湏在桃葉汎後睽違喟載繁念甚  
切聞荆南講席仍覩

靈光不特為士林額手且為守土者慶也  
振蕩庶訪超擢陪京美政洋洋履武者難  
為繼耳今幸幸免水患農大有秋亦可

從容為政耶此間枹鼓不鳴大可藏拙  
雖渡涉獵文史而鹽車之質牛蹄之涔迄  
無是處也承

薦陸陳兩君均得晤陸為世家子不宜就  
銜官之役屬吾鄉高令佐達搃黃安  
因託以縣中書院之席高与有年誼遂諾之  
迺以病不能履任此議遂寢陳為忠蓋之

後當道所當提挈者因商之方伯暨牙釐  
局道台遲至今陳君渡有蓼莪之痛  
兩君均不獲得當以報

命殊慚恧也今日方君來人極誠朴有用  
村也當如

指以圖位置承

示會嵇施壽伯為今之詩人深佩

卓識誘掖之意尤

熟厚可感鄙人尚壽伯交兩年矣所為詩

久經受讀喜其魄力雄健格律清蒼然頗

嫌摹杜太過轉失性靈顧其韜曶詩篇

旁覽經史以擴充之三五年後其進德

尤未可量也郢中勝雅之地代有傳人即

過客游子流覽煙林感懷風物亦往以詩

嗚然如壽伯者庶無負  
驥壇之賞乎西望

絳紗不禁神王鰐鴻有便尚乞  
時憲教言為感去使如書不盡意即承  
勸之不宣愚弟謹頓首謹渡

辛未立冬